

世宗憲莊大王實錄

第弔之三

0163671

no.13



163671

2016.12.1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四十

賊

夏四月癸丑朔日食○御經筵輪對○遣宣慰使平壤府院君趙大臨于留後司○義禁府啓初讓寧大君問閔伊奸態般若知其旨意不即啓達又使佛老率閔伊歸之大君又受大君所贈婢二名及金二十兩隱密私通請斥王旨大懲從之○成達生鄭孝忠盧從德安復志吳倜車孝生崔智孫回自京師引見達生于便殿○甲寅觀獵于西山等處○乙卯視事輪對經筵○大司憲崔府右司諫柳孟闡等進交章曰前日以讓寧大君提之事屢冒天威 殿下但以友愛之情固拒不允臣等憤切今見義禁府推鞫般若之文尤增憤激般若獲充 關內差備靄被 聖澤不爲不深反付讓寧暗行私通非一二年矣讓寧亦幸其阿附不惜黃金之重而與二十兩至于年前初給一婢見退然後又給家內婢子以悅其心交結不淺其計難知又般若潛將進上鷄子送于讓寧處讓寧公然受之此非 殿下之賜則不可得而私受也以此觀之其無敬畏 殿下之心彰彰明矣且般若之阿附久矣而及今發覺則其他無賴之徒隱密交通而不發亦未可知也伏望 殿下思太宗之深慮念宗社之大計俯從臣等前疏之請削褪爵祿黜謹于外

嚴立禁防以慰群臣之望不允○丙辰御經筵○臺諫復啓有旨以爲讓寧所犯無異曩時而請罪則益深臣等竊謂禔今日之罪誠與曩時頓殊固請不報爵抑滋甚况今贈般若黃金二十兩又給婢子之迹已著其交結私通之意誠未可測也願從臣等之請申嚴禁防默證于外以戒後來再三申請不允○御慶會樓下宴進獻使知敦寧府事安壽山及皇親成達生等七人王世子及諸宗親侍宴○丁巳 上與孝寧大君以下諸宗親擊毬內殿○臺諫復請讓寧之罪不允○戊午輪對經筵○親傳夏享大祭香祝○韓承舜被賊劫奪物件徵還勅書內并錄遼東委差東寧衛鎮撫王遜之物命召左議政黃喜右議政孟思誠判府事卞季良吏曹參判鄭招藝文提學尹淮議回答可否季良以爲還送王遜物件之意不可不奏宜於奏本微著其意禮部咨詳陳爲便思誠招准以爲奏本但錄欽受承舜物件之意禮部咨并載還送王遜物件之意命從喜等議○司憲府啓節日使李興發通事李謙押物朴允德檢察官孫羨玉等進方物于禮部解去封裹草席使遼東鎮撫受罪謙允德羨玉等律該杖七十興發杖六十減允德羨玉罪二等興發以功臣之子勿論謙依所啓○己未視事輪對經筵○司憲府

啓知楊根郡事李從直多養蜂蜜典守者著耗一升徵米一斗以抑賣
民間又私用還上剩穀又打孕婦墮胎請杖一百刺字命除刺字○兵
曹據京畿監司關啓丙午年設監牧官之後各場牧子等名籍未成故
移徙生產物故難以憑考謹稽續六典各道牧場牧子內父子相傳付
籍外以無役百姓充定者並稱爲軍別成名籍而牧子牧馬軍名籍至
今不成請令各道推刷牧子成籍牧馬軍亦別成籍率三年一改籍從
之○兵曹濶平安道都節制使牒呈啓本道各官千戶以他官居人差
定非唯不能考察軍士其隨從人等贏糧往返亦難請以其官居人差
下命兵曹與其道所任已行二品以上同議同知摠制金益生前府尹
河演李叔叡洪汝方判書黃象判府事崔閨德贊成權軫左議政黃喜
府院君李稷等議宜以其官居人差定若無可者以近官居人差定其
隨從人量減其數從之○庚申使臣鴻臚寺少卿趙泉兵部員外郎李
約等賛詔而來 上率王世子及百官迎于慕華樓至景福宮行禮如
儀御勤政殿宥境內曰立嫡建儲所以端天下之本赦過宥罪所以致
活俗之新欽惟 皇帝陛下特遣鴻臚寺少卿趙泉兵部員外郎李約
以宣詔命詔曰朕承天序祗奉寶圖惟 祖宗積慶之隆衍本支於至

世宗憲皇帝卷第十四
盛惟帝王統理之道建儲副以爲先長子祈鎮日表英明天資端重比者親王文武群臣合誠奉表請立東宮于再于三言之至切恭承皇太后聖訓國家大經宜循衆議今以冊寶立祈鎮爲皇太子夫崇建元良所以重萬年之統預定國本所以係天下之心詔告多方咸使知悉屬茲明詔之頒宣布非常之惠自宣德三年四月初八日昧爽以前除謀反大逆謀反子孫謀殺歐罵祖父母父母妻妾謀殺夫奴婢謀殺主蠱毒魘魅謀故殺人但犯強盜外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正結咸宥除之敢以宥旨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於戲蕩除瑕穢敷施渙汗之恩鼓舞懽欣期底豐平之治○幸大平館設下馬宴○命知申事鄭欽之贈使臣笠靴鞍馬及衣一襲兩使臣不受鞍馬欽之曰若不并受則殿下之誠缺矣請并受之使臣曰衣服則當受鞍馬不可受欽之曰若出入則必乘馬姑受之可也使臣曰且留之○賜酒于讓寧大君禔○辛酉幸大平館設翌日宴○命放洪澤申長壽佛老般若等○大司憲崔府右司諫柳孟聞刑曹參判柳季聞議政府舍人李審等啓般若私通讓寧受黃金與婢子罪干謀反洪澤等亦私通讓寧則其心必異皆不可赦上曰般若勿放○壬戌停詔日賀禮○遣內官金淳贈

物膳于兩使臣○兵曹啓濟州子第只以本州京在所薦狀叙用不可
請自今安撫使考其人品世系及祖上功勞移文本曹本曹并考京在
所薦狀叙用從之○癸亥受朝參視事輪對經筵○大司憲崔府左司
諫金孝貞等啓洪澤申長壽佛老皆犯謀反之罪請置於法不允仍謂
曰般若在予側近給事以矣而私通讓寧欲圖後功其罪當死矣○司
憲府啓前直長安永狀告妻柳章女延生與其四寸兄洪陽生潛通捕
于奸所斷兩人髡請推鞠從之○甲子 上率王世子及百官拜賀冊
皇太子表箋判漢城府事李種善同知檢制金益生奉表箋以行其
表曰璿源毓德景業以隆玉冊揚徽諸宮是建慶關宗社喜溢堪輿欽
惟孝切奉先仁深裕後仰遵聖母之明訓俯徇群下之至情立長承祧
式重萬年之統正名定分永綏四海之心屬茲禋禮之告成宜致頌聲
之交作伏念臣猥將庸質幸際昌辰迹滯青丘雖阻參於漢殿誠馳紫
極竊効祝於堯封方物表曰聖神御極早建國儲普率均懼畢陳壤奠
謹備鞍子一面黃細苧布二十匹白細苧布黑細麻布各三十匹滿花
簾席二張黃花席滿花席滿花方席雜彩花席各一十張人參五味子
各五十觔豹皮一十領右件物等名般甚寡製造匪精豈足充享上之

儀聊以表由中之信進 皇太后方物紅細苧布白細苧布黑細麻布各二十匹 滿花席雜彩花席各一十張 中宮方物紅細苧布白細苧布黑細麻布各二十匹 滿花席雜彩花席各一十張 箋曰禮賡寶冊聿居貳極之崇瑞協前星茂啓重離之照神人胥悅夷夏同懽恭惟端重凝姿英朗稟性尊爲儲副式昭邦本之隆密邇耿光常奉天顏之喜褥儀斯備多福駢臻伏念臣幸遇熙朝邈處荒服阻諸駿奔之列倍彈燕賀之誠方物鞍子一面白細苧布黑細麻布各二十匹 滿花簾席二張 滿花席黃花席雜彩花席各一十張 人參五味子各三十觔 ○ 命知申事勦欽之贈毛冠毛衣貂皮護膝于兩使臣仍邀設溫斟宴于慶會樓贈以鞍馬辭不受 ○ 大司憲崔府左獻納崔孝孫等進文章曰懷二背上之罪王法所必誅不可赦也曩者金佛老申長壽洪澤等私附讓寧大君禔隱密往來其謀反之心斷無疑矣今因肆宥并許放免臣等以爲罪干反逆之人天地所不容國人所共誅固不在赦宥之例伏望將墨佛老申長壽等皆置於法以慰臣民之望不允 ○ 清平府院君李伯剛以病窯居特賜米豆并四十石 ○ 賦被虜唐人葛亞益苧麻布各一匹 ○ 乙丑輪對經筵 ○ 大司憲崔府左司諫金孝貞等復請勿赦洪澤

佛老申長壽並置於法不允○丙寅親傳望祭香祝○視事大司憲崔
府左司諫金孝貞啓洪澤佛老申長壽等背君上而潛結讓寧真謀反
也不可赦也右議政孟恩誠禮曹判書申商從而力爭之不允○輪對
經筵○宗親詣大平館宴慰使臣○義禁府啓張殷若私通讓寧大君
按律凡謀反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斬妻妾子女給付功臣之家爲奴
財產并入官父母祖孫兄弟不限籍之同異皆流二千里安置請依律
施行命依所啓但除財產入官勿論緣坐人等○戶曹啓戶口者傳之
後代所係匪輕請在內諸君自己職銜及妻四祖駙馬諸君自己職銜
四祖及尚某公主並錄戶口若犯罪功臣則銜內功臣號及封君勿令
并錄從之○丁卯輪對經筵○議政府六曹宴使臣○差司譯院注簿
吳貞貴管押被虜唐人葛亞益等十五名解送遼東賜唐人等苧麻布
各一匹○戊辰月犯心太星○命知申事鄭欽之間安于兩使臣各贈
夏衣一襲靴套苧布十匹麻布二十匹滿花方席滿花寢席各四張石
燈盞一事人參松子各三十斤茶七斤○輪對經筵○命直集賢殿金
敦與譯語大護軍金聽判官李邊問性理大全語錄于兩使臣不能對
乃曰先生休過不敢妄說○大司憲崔府左司諫金孝貞等復啟讓

寧大君禔贈般若黃金與婢子其罪不可不懲不允又啓洪澤申長壽
佛老之罪不合蒙宥且澤禁兵可知事之是非而敢與私通固宜大懲
若長壽佛老縱不置於法請屏諸邊遠沒身不還以戒後之黨付者不允
○己巳幸大平館餞使臣○遣宣慰使判府事韓長壽于留後司○庚
午月入南斗魁中○上率王世子及百官幸慕華樓餞兩使臣○遣宣
慰使同知摠制崔士儀于平壤伴送使刑曹判書盧閑亦行○辛未
視事輪對經筵○遣宣慰使同知敦寧府事李皎于黃州左軍摠制李
恪于安州○兵曹啓軍士居外方者欲往其家詐稱成婚請暇者頗多
自今守令劾問主婚者報以某人之子某以其月某日娶某家女本曹
計其程途遠近給暇令成婚後留十日還京從之○壬申輪對經筵○
遣宣慰使同知摠制宋希羨于義州○平安道安州平壤地震○癸酉
日暉○受朝總視事大司憲崔府啓杖訊洪陽生延生皆不輸情陽生言
初不被捉於奸所延生安求奴婢等所言亦不一時未得情上曰律文
凡奸事須奸所捕獲然後罪之我朝雖未捕奸所其奸狀明白則罪之
亦有前例然律必云奸所捕獲者恐斷疑罪也今陽生延生相奸之狀雖
明白不捕奸所則豈可但以此辭之乎予前日先問捕獲所者以此也

也府又辟娶永婢夫趙元祐與延生兄判官柳仲昌相詰仲昌狀告元祐詰我云此爲明時乎以誹謗當世鞠及元祐乃云我詰仲昌曰明時何如此爲惡乎並訊證佐語各不一莫之適從上曰元祐賤人也雖累如仲昌之言豈可以誹謗罪之乎但以賤口凌辱仲昌可罪也○左代言金褚將憲府狀啓司正李繼仁道見王世子犯馬請罪之上曰見世子犯馬大不近人情故嘗有如此人勿許治罪今繼仁犯馬之狀如何褚曰繼仁見王世子之行立馬屏處以待過行及其奴被捉乃下馬不敬莫甚宜大懲上曰無乃年少癡人乎褚曰年已十八九上曰功臣之子也其勿論繼仁知敦寧興發之子也○輪對○甲戌日暉○命司憲府禁婦女點燈遊覽于興天寺者○慶尚道金山開寧知禮尚州等官地震○乙亥日暉○視事輪對○傳旨刑曹外方各官盡毒人頗傷人命其議禁令及賞告捕條件以聞○司憲府以旱請禁酒從之上曰春旱無甚害然於兩麥何如代言金褚對曰麥則耐寒暑如此小旱必不損害若有小雨亦足稔矣○判府事下李良上書曰文科初場講徑有不可者非一夫人之爲學幼而習於記誦訓詁長而學製述老而著書其尤也生貞之試尚令製述而第其高下矣顧乃至於科舉

初場考其訓詁而默之可乎此其不可者一也生貟鄉試雖在正月科舉會試必至三月農務方殷赴舉者率數百人考講之法每書各講一章必至於閱月其數百人及其從者住京之難廢農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此其不可者二也故文忠公臣河崙掌辛巳會試以爲考講之久幾於一朔豈唯公私糜費之有弊當國秉鈞者八成均館漫不知國家之事至於如是之久此何法耶於四書中只講一章諸經中只講一章其法簡矣然有病其取士之法不精者也自是厥後每書必講一章故考講之久幾於一朔非唯有弊於學者亦實有弊於國家此其不可者三也科舉之設尚矣自鄉舉里選之法廢而科舉興焉夫以白布書生一朝仰對天顏於咫尺展布所蘊實可謂稀世之寵矣其寵之也至故其擇之也精其擇之也精故其立法也嚴棘圍禁燭防假濫於外也封繡易書昭公正於內也夫然後取士之法得而人無間言故高麗史有時議紛然始用中朝封繡易書之法云者封繡易書實科舉之良法也今欲對其面而升黜之可乎所謂或試易曉之文或試難通之義牽於私意朦朧試取者蓋不誣矣若曰對面升黜亦何容私之有焉則中終場又安用封繡易書之法乎封繡易書古今天下之所同也則謂

面對而無容私焉者不待智者然後知其妄也此其不可者四也曩朝
廷使臣有求造酒方者夫酒固國家之所釀也然國家必問內資內贍
酒婆之老者乃撰其說文忠公權近之於科場正猶酒婆之老者矣欲
撰造酒方則必欲老婆之言論科舉則不從權近之議可乎或謂文臣
鄭道傳掌丙子會試始行講經之法矣道傳獨非酒婆之老者乎是不
然近與道傳之優劣固非後學所敢輕議然道傳嘗自謂昔者近不及
於予今則予不及近其說具於入學圖說易占法中非諛言也又況近
與道傳雖俱爲通經達理之人而近則據行講經之法十年之後論其
弊其說當矣前朝之李文臣李穡鄭夢周李崇仁皆儒家之選也每論
天下歷代之科舉未嘗有及講經之說是則前乎道傳而無其議後乎
道傳而論其弊道傳雖不可不謂之酒婆然豈可以一人之所見盡廢
諸儒及天下之所同然者豈可以一時權宜之法廢其古今常行之大
典也哉此其不可者五也或謂文科初場試疑義則人皆趨於著述之
末而不務尋經是不可不慮也夫講明著述雖各有偏長然豈若薰蕕
冰炭之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乎文臣李穡謂鄭夢周長於講明李崇仁
長於著述然崇仁之講明夢周之著述又豈不高允人數等也哉欲精

製述必先精於讀書也無疑矣今初場講經乃使學者專務記誦訓詁
志隘氣劣終不通於性理之蘊而文才亦且猥瑣蓋爲學者之大病實
非與起期文之術也權近上書之所載豈非至論也哉此其不可者六
也文科三場俱有取舍然中終場則但將易書而第其優劣故升黜之
途未形而學者便之若初場講經則面見斥黜羞赧畏憚誠有如權近
所言者苟有英氣者必謂豪傑之士不必皆由文科進轉而之武科者
多矣武科初場亦有講經之法然其書比文科差少義亦稍粗問答亦
然故赴文科者投筆而往則必居上例爲叢駁爵者鷗也爲淵駁魚者
鰶也爲武科駁英材者此講經之說也而可乎此其不可者七也恭惟
太祖開國之初允前朝弊法一皆革之獨此科舉之法尚仍其舊蓋科
舉之法不可得而改也政丞趙浚掌癸酉會試實 太祖之初科則今
初場製述乃 太祖之成憲也鄭道傳雖行講經之法我 太祖用權
近之議復行製述則初場製述豈惟 太祖之成憲亦實 太宗之遺
法也所宜遵守不可變更此其不可者八也欽惟 皇明太祖皇帝初
御天下更張萬化科舉取士實非細事必經商確伏覩頒降詔書一欽
文科初場試疑義蓋歷代之制也載在史冊昭晰永世不可不行此其

不可者九也初場試以疑義而封繙易書一如中終場則於試才之序
有順而無舛於取才之法大公而至正會試之期不過七八日而諸弊
自除內而無悖於太祖太宗之成憲上則允合于高皇帝之詔旨
驗之歷代而不謬推之天下而皆通權近上書所謂赴試者心志寬廣
辭氣增益文材振發皆在於此矣亦何有乎爲叢駁爵之慮耶罷講經
而行製述實可謂永世不刊之典矣命下禮曹令文臣六品以上會議
左議政黃喜右議政孟思誠禮曹判書申商等十六人以爲講經製述
不可偏廢宜臨時迭用贊成權軫戶曹判書安純等五十一人以爲宜
用製述漢城府尹李明德等五人以爲宜依元典設四書五經齋常時
考講升黜試場則試疑義藝文提學尹淮集賢殿校理權採修撰李先
齊等十五人以爲宜用講經柳思訥獨以爲錄姓名時講所讀經書通
大義者許赴試試場則用製述命從製述之議初李良修史春秋館每
語人曰試官於講經之際頗多徇私爲試生者或其親族則講雖不切
必掩庇之且試生嘗苦讀書氣習苟束未能著述將安用之故權近嘗
上書太宗革林樸講經之策復用製述近來復行講經之法弊後如
前於是上書言之季良忿衆議多不一謂先齋曰館中諸人皆從吾議

爾與採不從何耶採獨不思乃叔權近之議歟先齊曰用製述則徒習
周篆以要科名誰肯專心性理之學乎莫若講經之爲愈也李良不悅
○世子宮宦者韓洪飲宮奴徐仲酒太過以死命刑曹鞠之○禮曹據
成均館牒呈啓釋奠祭飲福酒米但一石太半不足請加給四石 上
曰文臣與儒生飲福者頗多其加給六石○命移洪陽生于義禁府○
丙子日暉○命還給徐選職牒及李楊奴婢家舍○以韓長壽判敦寧
府事許稠判中軍府事李孟昀吏曹判書盧閑議政府參贊金匱知刑曹
判書徐選開城留後趙啓生禮曹叅判元閔生中軍都摠制崔寶老左
軍同知摠制○遺判府事崔閔德于江華諸島同知敦寧府事文貴于南
陽諸島點閱牧場馬○通事姜尚傳回啓刦掠韓承舜行李賊首三人
朝廷斬於街上以示臣等○丁丑輪對○己卯日暉○辛巳日暉○親傳
朔祭香祝○判右軍府事卞季良製箕子廟碑以進其文曰宣德三年
歲在戊申夏四月甲子 國王殿下傳旨善曰昔周武王克殷封殷大
師于我邦遂其不臣之志也吾東方文物禮樂侔擬中國迄今二千餘
年惟箕子之教是賴顧其祠宇隘陋不稱瞻式我 父王嘗命重營予
承厥志而督之今告成矣宜刻諸石以示永久史臣其文之臣李良承

命祇慄不敢辭臣竊惟孔子以文王箕子並列於易象又稱爲三仁則
箕子之德不可得而讚也思昔禹之平水土也天錫洪範彝倫叙矣然
其說未嘗一見於虞夏之書歷千餘年至箕子而始叢向非箕子爲武
王而陳之則洛書天人之學後之人何從而知之箕子之有功於斯道
也豈偶然哉箕子者武王之師也武王不以封於他方而于我朝鮮朝
鮮之人朝夕親炙君子得聞大道之要小人得蒙至治之保其化至於
道不捨遺此豈非天厚東方界之仁賢以惠斯民而非人之所能及也
耶井田之制八條之法炳如日星吾邦之人世服其教後之子祀如生
其時愀然對越自有不能已者矣恭惟我恭定王聰明稽古樂觀經
史而爭 殿下以天縱睿哲之資緝熙聖學其於洪範九疇之道蓋有
神會而心融者矣所以作之述之以致其崇德報功之典者出於至誠
實非前代君王所可得而儼也卿士若民相率而起是訓是行以近天
子之耿光而得與於敷錫之福也無疑矣於戲盛哉允爲屋若干置田
以供粢盛復戶以應洒掃命府尹以謹享祀廟宮之事蓋無憾矣臣季
良不勝感激謹拜手稽首而獻銘曰嗚呼箕子文王爲徒兄也洪範
帝訓是敷匪直師殷實師武王殷棄以亡周訪以昌大哉天下身佩安

危歛而東來天其我師以教以治八條其章孰愚不明孰柔不強漢書
禮美道不捨遺俾夷爲華唐有其碑亹亹我王光紹絕學心契其理
躬行其法既作乃述祚宇翼翼有峙其堂神馭攸寧歲時享祀克敬克誠
嗟嗟小臣潛心遺經今承王命稽首撰銘盛德之光彌萬億齡○閏四
月壬午朔日暘○受朝視事○右代言許誠啓曰今所撰續六典頗多
舛誤上曰出納之間或不詳悉以致差舛命吏曹叅判鄭招左司諫
金孝貞等改修○輪對○召還元尹義生○命放平山安置趙未生公
州付處李湛○命放領敦寧致仕李枝妻金氏除楊自敷今音同甘同
賤役安置遐方○慶尚道監司李繩直進性理大全五十件分賜文臣
二品以上六代言集賢殿博士以上又於春秋館成均館各藏一件○
義禁府啓洪陽生居母喪奸異姓四十妹延生延生亦居父喪相奸請
依律杖陽生一百流二千五百里延生一百贖徒三年命杖流陽生于
固城安置延生于蔚山○戶曹據養賢庫呈啓生貟居齋冬三朔油炭
價請以本庫外方奴婢身貢給之從之○癸未日弭○幸慕華樓觀騎
射擊越遂幸西郊觀獮麥賜酒肉于農人○傳旨承政院全羅道金堤
碧骨堤泰仁古阜境上梨平扶安東津浦古阜訥堤等處慮或因水灾

失農其訪救水災條件及水道壅塞處開決便否以聞○賜順德侯陳理妻李氏米豆共十石○甲申日暉○大司憲崔府等上疏曰書曰敗常亂俗三綱不宥人而亂倫罪莫甚焉伏覩下教楊自敷今音同甘同除屬賤安置遐方上項三人之罪前日攸司請置極刑特蒙天恩得免其死今又令免賤則爲惡者無所懲矣陽生者不以三人爲鑑潛奸四寸妹延生以逞禽獸之行延生世家之女陽生士族之人醜惡之極一至於此國人之所共忿怒者也罪止杖流則恐有如陽生延生者後將不止伏望 諸下將自敷今音同甘同等仍屬賤役永爲後鑑又將延生陽生置之極刑以正汚俗不允○黃海道監司啓江陰縣天神寺塔嶺有新自丁二十餘騎明火爲盜縣守率軍追捕遇賊男婦十人皆佩弓箭力射拒之射賊男一人斃又擒男婦七人一女著男服男二人逃向開城王興山追之不及又於平山元積洞山峯賊騎八人皆帶弓箭舉火一炬自川護國山東峯亦舉一炬相應每遇賊追之則皆向開城而走是必居開城自丁才人也賊黨射矢而拒難以生擒如有拒者請皆射獲且居開城新自丁才人並依他例雜處平民以解其黨命下兵

曹○乙酉日暉○視事大司憲崔府啓趙末生貪污太甚竄匿未幾而

宥之請勿入京城 上曰赦者欲其除舊自新也雖今日犯罪明日赦之可也豈可以犯罪久近而區別哉何其曲生疑意府又啓陽生延生以從兄弟俱服父母喪而通奸醜惡莫甚命從末減實爲未可請置極刑 上曰中國之制異姓從昆弟無服故或有相婚者我朝有服故不與爲婚若以中國之制觀之則罪已輕矣右議政孟思誠刑曹判書金自知禮曹判書申商叅議高若海等咸啓我朝男往女家故一母之孫同處一室相與親愛風俗甚厚今陽生延生之罪若以爲無服之親而從輕則恐我朝之風自此薄矣 上曰已依律論罪何以復加乎若海又啓臣嘗觀濟用監進獻豹皮爪雖不完宜若可用 上曰豹皮雖未易得在我向上之心豈可獻無爪之皮乎自今宜給國庫米布買賣母取民間商又啓春秋都試必六曹一會乃試一曹有故則未得試取淹延旬日爲弊不貲 上曰自今兵曹與都鎮撫訓鍊觀掌之勿令諸曹參之啓事訖 上謂代言等曰趙末生贓罪雖明然與金漸賣官鬻獄異矣金縡對曰末生交結楊州人除授六十占其土田又結大賈徐拓除隊副受其賄賂 上不答 ○ 輪對 ○ 大司憲崔府等上疏曰歲丙午本府將趙末生貪污不廉之罪具疏申請 殿下侍從寶典只逐于外

得全性命實是再造之恩歲丁未李湛竊奸不當奸之女義禁府鞫問
殿下以宗室勲親之後釋而不罪逐于近道亦爲固極之恩今者命放
二人臣等竊謂末生富貴已極而利欲無厭寵遇彌厚而貪墨尤多略
無廉恥之心以致士風之汚湛不顧禮義惟欲是從逞其醜惡恬不知
愧忍此爲之人道殆絕貪汚之習淫蕩之行濁亂士風莫此爲甚豈可
輕論伏望 殿下將末生湛等屏之畿外以終其生不允○刑曹啓韓
洪以供上酒私飲人致死請依盜內府財物律處斬命減二等屬軍資
監奴○禮曹據廣孝殿直呈啓本殿朔望祭儀有監察點視陳設之文
四時及臘有名目攝行儀則無之且無行祭時神門開閉之節謹按
宗廟大祭親攝行儀其日未行事前監察升自階按視堂之上下糾
察不如儀者朔望祭儀無點視陳設之節請文昭殿廣孝殿大享及朔
望祭儀一依宗廟例神門開閉亦依曾定儀註從之○禮曹啓今當農
月雨澤愆期將來可慮請申明修溝壑淨阡陌審理冤獄賑恤窮乏掩
骼埋胔等事從之○司憲府啓孝寧大君補儉從人等當科田收租時
橫歛米豆十餘石事在赦前未得治罪請徵橫歛米豆各還本主從之○
刑曹啓宣德二年八月初十日受教刑曹司憲府雜訟繁多所掌之事

未得專治或致差誤其定給奴婢奉足令都官主之宣德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受教奴婢奉足各司毋得擅定移文主掌刑曹改正施行今本曹雜訟繁劇請依宣德二年八月受教各司奴婢定給之事還送都官從之○丙戌輪對○傳旨承政院予念民生窮迫欲免今年兩麥田租何如且於收麥之田又種晚穀通計收租之法其與政府六曹議之左議政黃喜工曹判書成達生等以爲兩麥晚穀通計收租甚不可也請只收晚穀之租若兩麥田租則宜於京畿限今年除之 上曰京畿黃海平安等道去歲失農尤甚其並免今年兩麥之租○丁亥視事輪對○進賀使慎宜君仁副使戶曹叅判趙賚回自京師○召還利川付處宜山君南暉○禮曹據典廡署呈啓前此宗廟親行大祭用羊六口攝行則代用羔一口若雌羊則專以孳息雄羊則多畜無益請宗廟攝行祭及永寧殿祭皆用羊從之○京畿監司請毀陰竹縣旻天寺構本縣國庫黃海道監司請毀海州極樂寺構青丹驛從之○工曹啓昭格殿太一殿神位多而殿小請改構 上曰昊天上帝其肯下臨閣閣之間乎是未可知也可待豐年營之○戊子月量日珥○輪對○傳旨刑曹漢城府司憲府都官曰今當農月雨澤愆期除訴良奸盜奔競禁酒守

禦邊境侵損於人外不緊禁令雜訟限秋成停之○己丑日量日珥月
暉○視事輪對○傳旨咸吉道監司永興伯崔氏之裔前別將金原忠
崔慶前郎將朴春前散貲金世用學生魯致陳秀張節金思華張齊宋
天生張目休趙扶朴春奉朴乙奇朴升貴朴茂李培趙珣義張生繼等
除自己軍役外勿差雜役○吏曹據禮曹關啓奉常寺齋郎等無故滿
三十日有故滿百日者論罪還仕故雖累年不仕者亦得還仕有違成
衆官之例且每當四時大享所任不足請自今無故滿三十日有故滿
百日者依各司吏典例削其前仕從下復屬從之○吏曹啓五部管領
請給隊長隊副遞兒五漢城府考其勤慢叙用元有職者授行職如有
違犯漢城府及本部外毋得擅便論罪從之○漢城府啓丙午年版籍
迄今乃成京城五部戶一萬六千九百二十一口十萬三千三百二十
八管領四十六城底十里戶一千六百一口六千四十四管領十五其
休養生聚可謂盛矣乞依周唐之制五部各坊五家爲比置長一人百
家爲里置正一人城底各面三十家爲里置勸農一人每一里皆立標
以辨夫家之衆寡貴賤老幼凡征役之施舍祭祀婚姻喪紀農桑之勸
懲每當施令家至戶諭以時奉行使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相

世宗憲皇帝卷四十一
保相守以成禮俗命下吏曹與政府諸曹同議僉曰今之五家長即比長管領即里正各坊管領四十六尚難擇寧若以一萬六千九百二十一戶每百戶置一里正加一百二十三人何以充差且城底各里既有管領兼掌勸農不必更設宜仍其舊從之○兵曹啓各品陳言一欵前此每三年一改軍籍但修改年老有故者而已若船軍之慣船上侍衛鎮牌之能射御者苟無其故皆仍本役今也不然改籍之際守令不自親執委諸胥吏雖元定船軍侍衛鎮牌若富強行賄則移于歇役故非惟貧賤無告之徒代受其苦又失船上射御慣熟之兵人之言曰改軍籍乃猾吏釣賂之媒窮民賣禍之梯也民之流離失所傷和召災者靡不由此試以新籍質諸舊籍則奸猾用事昭然可見請自今除年老故闕外勿令修改則民怨可息而水陸軍丁之壯實者亦不至耗失矣命政府諸曹同議僉曰有故者隨即充定報于都節制使標記正案又錄草案待六年載諸正案從之○刑曹啓今詳蠱毒人禁令及告捕人賞給條件律云允造畜蠱毒堪以殺人及教令者斬造畜者財產入官妻子及同居家口雖不知情並流二千里安置若以蠱毒毒同居人其被毒之人父母妻妾子孫不知造蠱情者不在流遠之限若里長知而不

舉者各杖一百不知者不坐告獲者官給賞銀二十兩請自今里正長及四隣知而不告依律施行里正長告後不用心推考守令減里正長一等但銀則非本國所產告捕者官給縣布五十匹從之○刑曹啓載寧囚強盜得守律該斬從之○庚寅日暘日珥日背○輪對○禮曹啓旱氣太甚請祭享外勿令擊鼓從之○辛卯月犯左執法月暘○輪對○傳旨兵曹黃海道強盜或燒人家或殺行商攘奪財物載寧平山守令等匿不以報其被燒家舍見殺人數及捕賊之狀推問以啓○禱雨于北郊○壬辰月暘流星出房北入心東狀如拳色白○視事上論勸課農事之方禮曹判書申商啓安東地窄人多無閑曠之處且人皆節用故雖值凶歉不至飢餓其農事縝密非他郡可比礪山君宋居信曰全羅道地多陳荒自江原流民徙居之後戶口甚繁山林叢澤悉皆耕墾上曰苗之生於旱時者與待雨而生者孰善知申事鄭欽之對曰旱時苗草俱生及其雨也苗長而草腐莫若旱時生苗之為愈也上慮平安咸吉兩道農事疎闊命承政院每遇兩道人必問農作之狀且使知農書○傳旨刑曹許磐石贈趙末生奴婢舊公○右代言許誠啓金九德之謚贈以安靖似爲未可上曰古有君臣同謚者何嫌乎俄

命詳定所考古制以聞尋止之曰謚者據平生所行得失重於除官也
○江原道監司啓凡漕運時國貢米糴及雜貢沒失者請徵轉解之吏
上曰貧人失沒衣服固可哀也况又徵耶○輪對政府六曹啓古
者遇旱減膳云者天子七腥諸侯五腥之謂也非謂酒也且減之耳非
徹之也今殿下憂旱不進酒願許之上曰人有本不飲酒者予雖
不飲氣自平安何必飲乎○賜各司鼠捐布貨于各司奴婢之貧窮者
○禮曹啓埋骨僧合東西兩邊只八人難以收埋請於兩邊各加二人
從之○癸巳兩大雷○輪對○甲午視事咸吉道節制使河敬復啓營
鎮屬軍官請皆叙用不先禮曹判書申商曰中國遼東山海衛軍官受
職者頗多我國軍官雖未得盡用如摺牌小牌之屬宜令授職啓事訖
上與代言等議之僉曰不可○輪對○政府六曹復請進酒不先
○詳定所啓謹按唐制東宮於妃父母之亡遣使致奠妃祖父母則未
之及焉東宮妃則祖父母亡奔喪及葬往焉練祥往焉乞依古禮今金
九德致祭臨葬時微嬪親往致奠且文公家禮子孫於葬前無文告之
辭請除祭文從之○禮曹啓宣德元年八月十七日受教兩班之女父
母俱歿無主婚辦事過時未嫁者以付會計官物資給臣等以爲雖有

父母兄弟而貧乏不能資粧以致失時者亦或有之請勿論父母兄弟
有無分其世係高下貧乏輕重量給國庫陳米使備資粧其成婚女數
父職姓名及官給資粧之數京中漢城府外方監司每歲抄錄以聞其
内外四寸以上之親不共備資粧者及資粧不遵令過侈者一依六典
申明考察從之○傳旨慶尚道監司咸吉平安兩道地品好而無知之
民泥於舊習農事齷齪未盡地力欲採可行良法使其傳習道內耕種
耘穫之法五穀土性所宜及雜穀交種之方訪之老農撮要成書以進
且農書一千部以國庫米豆換紙印進○乙未輪對○親傳望祭及祈
雨祭香祝○丙申月暉兩珥○視事禮曹參議高若海啓續六典乃國
家萬世通行之法也只令一二人撰集不無偏見之弊願依陳言例咨
諸大臣取衆議施行上曰續典所載皆祖宗已行之事豈可更改
若立新法則當如卿言今若更議必各執所見衆口紛紜莫適所主必
立新法然後乃已新法固不可立也試以奴婢斷決一事觀之受教立
法非一其受教立法者類非虛心而至公也皆以利於一己者援據大
體而請立之弊固多端不可更議○代言等啓人有奸人之妻而纔出
房外本夫追殺之者有司以爲律文但有登時殺傷者勿論之語故若

未登時而追殺於外則當與鬪毆殺人者同矣 上曰相奸後本夫追殺雖非奸所捕殺亦可謂登時殺傷也鬪毆殺人者經赦則免死無赦則當死今以追殺於外者比於鬪毆殺而抵罪則無乃不愴人情乎更考以啓○輪對○禱雨于杜稷○刑曹故強盜吳德生等五人律該斬從之○丁酉幸西郊觀稼賜食農人○賜祭于判敦寧金九德其文曰人臣敬忠之心不渝終始國家褒崇之典當備榮哀惟卿雅量端方醇資溫懿以奕世衣冠之胄爲累朝縉紳之儀叅政提綱無施不可牧民觀俗所至有聲若夫門楣開彤管之祥承恩日表庭蘭衍蕃椒之慶作配春宮苟非傳家積德于厥躬安能與國匹休於永世頃授敦寧之任用伸親敬之情庶享耄耋之遐齡永膺子孫之榮養如何不懃奄爾長辭自聞計音今具恤制既節惠以贈謚且致奠以叙哀於戲晝夜死生雖理數之必至君臣恩禮豈幽明而有殊○前恭安府尹權肅卒○戊戌日暉○輪對○日本藤貴久藤原賴久遣人來獻土物回賜貴久正布三百十八匹賴久二百七十二匹○成均司成鄭坤上書曰國家於成均之外又設四部而置教授訓導州府郡縣亦置教官俾訓誨之中外子弟之赴學者其麗不億也然取士之額文科之外只生員百人而

已中者僅百之一故在鄉校而年滿四五十者尚多向學之心因以怠惰舍而從他技者亦多有之前朝取士之法在文科之前者曰監試試以詩賦號曰進士在文科之後者曰升補試試以疑義號曰大賢厥後以生貞試代升補試而監試亦行焉今之學生甚多而取士之途未廣願復設進士試試以賦表以振多士之氣且院宇之設所以待行旅也頽北不修則非徒有風雨號咷之患亦有盜賊剽竊之憂願下令各道擇僧人可幹事者具報監司使居院宇之旁以時修葺以寓行旅仍報于朝授其院住持其供力營辦者亦除職以勸勵之各驛館舍亦令監司檢察有不修葺者罪其驛丞命下禮曹與政府諸曹同議僉曰今生貞試已依前朝進士例行之且一年之內並行及第生貞進士三試大煩請依元典仍舊各道院宇甚多若並差住持則與宗屬寺社住持相混請依元典其院主僧人除雜役完恤有能修葺者啓聞授僧職元有職者加職從之○己亥日暈○視事○刑曹啓私奴龍儉走匿兀狄哈地面律該絞不待時命杖一百空為濟州官奴龍儉即野人金同介之子也○上語卞季良曰昔太宗命權近著五經吐允讀書以諺語節句讀者俗謂之士近讓之不得遂著詩書易吐唯禮記四書無之予慮後學或失本意以

訓諸生若因此而教豈不有益季良對曰近尚讓之況小臣乎四書臣於幼時學之禮記則本不學且禮記文多瑣屑而意亦旁通不可執一以定先儒亦言禮記漢儒掇拾煨燼之餘語多未詳似難考定上曰然右議政孟思誠曰有吐則臣恐學者不着力研究上曰程朱亦慮學者未達經書奧旨故著註解今其易知外方教導若因此誨人則豈無補乎○禮曹判書申商啓曰古典所載山川之神今所汰去者非一然文獻不足難以考汰去之由復祀爲難棄之亦未安季良曰書云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又云柴望秩于山川國之大事莫祀若也上亦曰漢時除滻祀劉向曰家人尚不能絕郊祀何可除之命商曰其考太祖時祀典汰去之由與大臣共議以聞○上語代言等曰今聞上國所求鷹子黑狐等物我國私議者或謂皆宦者尹鳳所爲予恐此言或聞於上國又聞議者以予爲過於事大之禮方今上國遣使賞賚無歲無之其眷遇之隆者無他但以我國本禮義之邦歲修職貢朝聘以時耳大國待之甚厚而不盡誠事之則是爲大不敬殊失人臣之義其可乎知申事鄭欽之曰昔大王爲狄人所侵事之以犬馬皮幣而不已以小事大禮當如是兄今上國待之其厚何可不盡心敬事乎上曰私議

者不知大體以進獻石燈盞鷹子與尹鳳往來之事每有輕議予甚非之然不可強禁苟欲言之入告於予不爲私議可也卿等知之○輪對○庚子輪對○親傳宗廟祈雨祭香祝○辛丑日暉○輪對○以崔閨德爲兵曹判書柳思訥左軍捺制黃鉉仁壽府尹○禱雨于宗廟○以旱給還罪人職牒○壬寅日暉有珥兩旁圓徑或寸餘○視事輪對○楊根砥平等處大雨雹傷禾穀○命造信炮分送于各道○兵曹啓軍士等欲歸本家令兄弟托以親病告狀守令不審真僞即許陳省因此衛士虛踈自今本曹不時啓聞差人發摘如有冒受陳省者并其守令治罪姑令各道監司先行發摘移文本曹從之○癸卯盡龍祈雨○輪對○上使謂右議政孟思誠曰謚號所以記平生實行今奉常寺貟會議又告諸提調完議以定似未可也從古制令奉常寺一貟定謚如何思誠對曰臣嘗爲典儀注簿一貟定謚本古制也厥後變爲僉議誠爲未可宜令本寺一貟以其所見聞酌定如史官之例傳旨禮曹自今謚號勿告提調唯判事以下議定○甲辰輪對○命左代言金赭曰行司直安吉婢七寶訴良之事及允犯罪爲首者或以功臣子孫或以特恩減赦則爲從者依律文內罪人自首及遇赦原免或蒙特恩減罪

收贖者亦准罪人原免減等續罪法一皆減等原免乎否其就府院君
李稷第議之左議政黃喜右議政益思誠共造稷第議以爲七寶訴良
限內未呈不可更議若罪人爲首者減罪原免則爲從者亦減等原免
可依律文立法○以旱閉崇禮門開肅清門徙市○平安道泰川郡地
震○乙巳日暉○視事輪對○替成權轉啓禁火都監因通道路多毀
人家上曰勿令毀之太宗時有啓者曰宜開通都城西門以地勢觀之
則路出李叔蕃家前甚宜其時官吏畏叔蕃由恭請王殿前通之今
之通路必有訟者可待十月毀之○兵曹啓平安道館軍充定補充軍
立馬滿五年以上者請依例賞職雖未得立馬滿十五年立役者依京
中補充軍去官則差授其道土官衛領之職從之○刑曹啓平安道人
強盜孫嚴松請依律處斬從之○丙午輪對○親傳風雲雷雨祭香祝
○大雨○命停諸處祈雨祭○丁未日暉日背○輪對○政府六
曹請進酒許之○戊申日暉○視事判府事卞季良啓設侍衛軍士欲
其捍外衛內備不虞也比來因內外無事外方侍衛軍士或因農時或
因凶年或因寒暑勿令番上騎船軍或分四番或分三番使專務農此
誠殿下恤民之心然禍患每生於不虞豈可姑恃安靜以弛備禦乎

但當以他術存恤耳 上曰近來緩弛非故爲之也但因年歉耳卿言是也○漢城府啓今五部管領已給隊長隊副遞兒五城底十里色掌事務倍加請依五部管領例施行從之○輪對○已酉輪對○庚戌日旁青赤雲相間旋繞日珥○輪對○辛亥日暉日珥○親傳朔祭香祝○視事輪對○兵曹啓前此外方居生軍士等遭父母祖父母喪者聞喪日爲始給暇百日百日後翌日不現身者例皆論罪故未及百日先自脫衰還京實爲不可自今百日終制後計其程途遠近施行從之○兵曹據京畿監司關啓草賊興行非惟京畿黃海道亦然請令京畿留後司黃海平安道各官居住侍衛牌下番甲士鎮軍及閑散人新白丁有馬者各於其面不拘多少隨所居附近定之如有賊人及時追捕從之○五月壬子朔日暉○輪對○癸丑視事輪對○善山府使李吉培安州判官康理洪川縣監金弼等辭 上引見曰近連年失農賴 祖宗之德不至餓殍予每除守令必擇其人爾等宜體予意勸民農桑使得富庶○忠清道監司中軍同知撫制崔洵卒○戶曹啓各人戶口京中漢城府外方各官守令據其狀告成給其規式則某年號月日戶口准府在某年成籍戶口帳內某部某坊第幾里外方某面某里住某

職姓名年甲本貫四祖妻某氏年甲本貫四祖率居子息某某奴婢某
某等准給者漢城府外方某州縣僉署周挾改字數及有無橫書踏印
一本粘連立案一本給狀告戶首母令疊給從之○甲寅輪封○果川
縣冠岳山佛成峯崩壓僧舍五人死○慶尚道慶州清道慶山泗川晉
州漆原鎮海永川昌寧蔚山密陽陝川等官大風二日樹木亦折全羅
道濟州大風雨牛馬多贍死順天寶城咸平大風木柵頽落咸吉道定
平咸興北青大水人多溺死○乙卯親傳端午祭香祝○率王世子齋
宿于昌德宮○慶尚道星州大風折樹木壓人家死者三○丙辰上率
百官行端午別祭于廣孝殿○幸西郊觀稼還至慕華樓觀衛士騎射
○丁巳視事○咸吉道監司崔_蜀_益啓本道地極北鄙前此不設學校識
字者蓋寡今文明之化廣被大小州縣各置教官生徒之額不減他道
登科第者比比有之人皆觀感漸拋馳馬試劍咸願叩篋橫經然或學
舍未備且無板刻經書學者患之伏望依各司營造例募僧構學舍啓
聞賞職又募僧刊行經書姑將道內二三年濟用監納神稅布及犯罪
人沒官財產收贖錢布換紙以印分于各官下禮曹禮曹啓請依所啓
但印書紙則以道內公儲布物量宜支給 上曰可給一年貢納神稅布

○上曰黃海道賊黨屢見捕獲宜若畏避而尚恣行無忌捕獲之人反爲賊矢所中何哉知申事鄭欽之對曰郡縣使殘劣無勇之徒捕之故憃懦未捕請遣三軍鎮撫捕之○上曰令兵曹擬議以聞○兵曹啓黃海道江陰谷山京畿松林平安道祥原三登等處草賊成群未易捕獲守令亦不盡心擒捕賊勢益張自今守令窮追捕獲又報監司節制使令鎮撫率軍士捕之并許自募有能捕獲者啓聞賞功其不用心守令及鎮撫隨即治罪從之○戊午日暉○對馬島宗右馬助貞澄遣人獻土物回賜米豆各五十石燒酒三十瓶正布五十匹左衛門大郎遣人獻土物仍報國王皇帝薨逝聲息回賜正布一百三十匹黑細麻布白細苧布各十匹雜彩花席二十張虎豹皮各三張松子三石人參三十斤左衛門大郎又遣其子請學國朝言語許之○宗貞盛遣人獻土物回賜正布五十五匹○遣三軍鎮撫于平安黃海道捕草賊○己未刑曹啓強盜趙元已律該處斬從之○庚申親傳太宗忌辰祭香祝○辛酉日暉太白晝見○癸亥視事禮曹判書申商啓今來宗貞盛所遣人願受田爲氓上問贊成權軫曰太宗時亦有如此者乎軫對曰大內殿伐三島有功於我國以完山爲本鄉請受田爲氓諫院上疏以

爲倭人請居邊境其計難測不可許乃止 上曰誠然矣○輪對○大司憲崔府等啓固城縣吏申訴內贍寺督納數外布子本府議遣監察開庫驗其虛實月令監察金孝芬獨以為不可本府劾之荅辭又不恭請舉司避嫌從之仍命刑曹鞫孝芬○刑曹啓平安道囚殺人李每邑金金義珍律該處斬從之○甲子日暉○輪對○親傳齊陵香祝○乙丑日暉○視事○親傳望祭香祝○義和宮主安氏卒賜賻米豆各一百石安氏即高麗恭愍王定妃也○賜僉摠制以上及集賢殿臺諫忠義別侍衛注書等馬各一匹○丁卯視事 上曰予聞咸吉道水灾咸興尤甚漂沒百餘家其故何也其地古亦有水灾乎判書安純申商對曰本道山高野平水易就下咸興地尤平行古亦有水灾然未聞若此之甚也○己巳對馬島左衛門大郎致書禮曹請於巨濟島外小島遭人種麥荅書曰巨濟島外無可耕之地雖未啓達○庚午視事○傳旨平安道監司新自丁相聚草竊因各官追捕棄其妻子逃匿山谷饑餓窮迫勢將益肆寇攘終必渡江而走其置防護所禁其出入臨機審度使之無弊○遣舍人鄭菴于咸吉道審各官水災之狀○禮曹啓古制畫龍析雨俟雨足三日賽以獵取畫龍投水中本朝畫龍及五方祈雨報

祀在立秋之後有違古制請自今畫龍及土龍祈雨後三日內雨澤淡洽則不待立秋擇吉報祀三日內不雨則勿報祀從之○司憲府書吏等上言允勅臺省問當該一員曾有教旨今刑曹信孝芬窺免已罪之言盡勅臺貟非是上曰予初以爲下義禁府則例當囚鞠故令刑曹便宜推勅何困辱憲府至是耶知申事鄭欽之對曰憲府有罪下刑曹古無是例自河濱爲大司憲始矣憲府風紀之司而再三避嫌見辱至此不可復仕上曰得人爲難何可輕违其令刑曹勿論臺長但鞠孝芬○辛未禮曹啓按古刑魏明帝時漢獻帝后曹氏薨葬用車服禮儀皆依漢制唐太宗時隋煬帝后蕭氏殂詔以皇后例葬之今義和宮主之葬請依古制用王妃禮其車服禮儀從前朝之制從之○壬申太白晝見○京畿安峽入金起南進自鷹一連賜絲布三匹米豆并四石○直集賢殿金墩承命撰西漢以下歷代譜系圖以進○癸酉日暉太白晝見○以崔府復爲大司憲南智執義李堅基成念祖掌令金徑文承祚持平○兵曹啓上大護軍護軍內禁衛褒貶取才之法步射一百八十步左右各五步立標三矢俱入騎射二次內三發三中或步射二矢入標騎射三發三中以上者爲上等步射三矢內一矢入標騎射三發

一中二叢二中以上二事內一事入者為中等二事俱不入者為下等
五考內三上以上加資下等貶黜若并四中以上貶黜則憲於騎步射
者或反見黜其中等人請勿貶黜命上大護軍護軍勿并取才餘依所
啟○甲戌親傳 太祖忌辰祭香祝○大司憲崔府辭職不允○乙亥
改營建春門○私婢自在擊光化門鍾訴其冤承政院問其故答曰義
禁府當直貞禁之故擊鍾 上曰設申聞鼓欲其人得而擊之使下情
得達也何故禁之若所申不實則罪在其人豈關司鼓之吏乎如此被
禁者必多其下憲府鞫當直貞遂罷金仲誠柳溪義禁府職事○丙子
視事命朝啓叅議以上勿俯伏舉首而坐○司直鄭得壹婢延德詐稱
其女無害已死納誠妃嬖爲侍女延德死得壹兄弟以爲無後婢家產
奪之無害訴于妃妃啓之命下得壹于義禁府鞫之○刑曹啓平安道
人夫隱妬其夫劉仁守與後妻同居使其子失仇知兄趙天夜殺仁守
及妻子六人律該凌遲從之○鴻臚寺少卿崔得霏卒賜棺槨及米豆
并二十石紙七十卷○丁丑咸吉道監司啓咸興定平北青端川甲山
吉州鏡城等官因水災漂流民戶三百九十一溺死人口一百六十一
○左司諫金孝貞等上疏曰名分天下之大防名分定然後上下相保

而國家治安矣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又曰卑高以
陳貴賤位矣夫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以使下下以事上乃天理民彝
之當然而治道之根本也是故帝舜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又慮教之
或不率也命臯陶作士明刑以弼教期于無刑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
此其陷於商申之刻薄者無足論矣至於俗吏姑息之論便文自管之
計則又一以輕刑爲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
其悖逆作亂之心使獄訟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永樂十八
年九月日禮曹受教朱文公言於孝宗曰願陛下深詔中外司設典獄
之官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然後聽其曲直之
辭尤以下犯上以卑陵尊者雖直不右加尤人之坐高麗之俗緣此義
民有陵犯守令者共斥逐之至燬其宅而後已願自今如有府史胥徒
告其官吏品官吏民告其守令監司若非關係宗社安危及非法殺
人亦勿受以杖一百流三千里論罪臣等以爲文公所論統言下之不可
可陵上禮曹受教只言府史胥徒之不可告其官吏品官吏民之不可
告其守令監司而餘不及焉語有未瑩近者或以小民而歐打守令者
有之或以驛吏而陵辱朝臣者亦有之見者爲之寒心聞者莫不驚駭

其他犯分亂俗之輩固難悉舉惟我 殿下勵精圖治法制大備澤及
生靈昇平日久然民情狃於安逸反不安分肆意驕侈風俗日至於澆
漓其漸誠不可長也當今之時尚且如此將來之患詎可勝言伏望
殿下體大舜之美意察文公之格言自今九以卑陵尊以下陵上以幼陵
長者雖直不苟而非之若在下者曲則各依本律加一等論斷其情狀
尤甚者取旨痛懲以成淳厚之俗以遏陵僭之漸臣等所言非欲 殿
下深於用法而過於用刑也庶幾有助於世教而仰稱 殿下期於無
刑之本意伏惟 殿下留意焉 上曰爾之等言美矣然非小事不可
遽行予更商量○禮曹啓聖澤呈才儀舞隊率樂官上妓衣冠行次上
妓一人爲王母左右各四人爲旣舞王母在中旣舞分左右向北作三
隊而立奉蓋三人立其後奉簇子一人奉竹竿子二人前進引入仗二
人龍扇二人鳳扇二人尾扇二人東西分立奉旌節六人每一隊間立
樂官奏千年萬歲引子簇子與竹竿子足蹈而進樂止口號曰 上聖
之化覃被要荒遠人之心不勝舞蹈異容入隊永觀厥成訖樂奏前樂
簇子仍立其位竹竿子小退左右分立王母與旣舞足蹈而進小退而
立王母小進樂止致語曰 聖澤慰朝廷使臣也慰使臣所以欽上德

也。殿下事大以誠。帝用嘉之特遣使臣國人歡忻作是歌焉訖樂奏唯子令王毋退復位樂止樂官奏獨聲賀聖朝令王母與俠舞唱聖澤詞於皇聖澤治于萬方際天所覆莫不梯航維我海邦曰自先王式虔侯度寵章是服明昭我王先也繼述克敬克誠昵承優渥翩翩使車載馳原隰自天子所來蒞遐域王出郊迎如覩穆穆王拜稽首聖壽萬億維王之誠維帝之德上下交泰慶流固極訖樂止樂官奏黃河清繆王母與俠舞向北而舞訖樂止樂官奏中腔令王母不出隊周旋而舞俠舞八人回旋而舞四方四隅象八卦而立樂止樂官奏賀聖朝令王母向坎而始左旋回舞坎震離兌四方對舞王母向艮而始如前回舞艮巽坤乾四隅對舞從樂節次循環而舞訖樂止樂官又奏前樂威儀十四人唱聖澤詞回旋三匝復位樂止樂官奏中腔令王母與俠舞回旋還作隊東西分立樂止樂官奏千年萬歲引子竹竿子前進於簇子左右分立樂止口號曰德治生成克盡懷柔之道情深感激式陳頌憇之詞樂節將終拜辭小退訖樂官又奏千年萬歲引子簇子與竹竿子足蹈而退王母與俠舞足蹈而進舞退奉蓋三人威儀一十四人亦從而出○傳旨兵曹京樂水平鐵原朔寧廣州楊根江原道平康淮陽等

處講武場勿禁耕墾山田但禁私獵○戊寅命停闕內軍器庫造成○
己卯日量○庚辰義禁府啓鄭得芝爲首杖一百徒三年鄭得萱鄭得
蓀金得智爲從杖九十徒二年半並發二千里內衛分充軍命各減二
等杖得芝八十充扶安鎮軍得蓀七十沃溝鎮得智七十忠清道水營
並充軍○宗貞盛遣人獻土物回賜正布五十五匹○辛巳視事○全羅道監司進
門大郎亦獻土物回賜正布六十八匹燒酒二十瓶左衛
自鷹二連鴉鶻十連○親傳朔祭香祝○兵曹啓平安道閭延郡留營
鎮撫等狀告本郡極邊要害初面受敵之地防禦之緊非他郡比緣此
雖有才幹者未得從仕于京僕候戍禦暫不得息咸吉道慶源鏡城吉
州甲山等官鎮撫則以初面防禦之功於咸興府土官一年一人輪次
除授臣等獨未蒙恩各自失望今者兵曹受教留營鎮撫內從所在官
薦望安州道三人義州朔州江界道各一人於平壤府土官四年一次
叙用而本郡則不與請本郡鎮撫亦依各處鎮撫例許令遷轉以勸後
人從之○六月壬午朔命藝文館大提學吳陞爲委官與刑曹判書金
自知大司憲崔府左獻納崔孝孫右副代言李師厚鞠亂言公州人朴
龍及事干申得龍等七人于義禁府○甲申禮曹啓對馬島小童吾都

音甫侍今爲學習而來請給糧就司譯院讀書從之○義禁府啓私奴
申若老申得龍素與百姓朴龍有隙遂誣構龍嘗言戶長李澤爲王又
言金姓李姓人爲王若老得龍等含忿造言當以誣告論若老爲首杖
一百流三千里加役三年得龍爲從杖一百徒三年依建文四年教旨
奴犯徒流者收贖從之○乙酉日暉○視事 上曰曩奏火者親喪禮部問
何故來奏答曰有服喪者在朝廷故耳崔得罪朝廷之臣非陪臣也雖無服
喪者奏達何如左議政黃喜禮曹判書申商對曰宜奏之 上曰未可
以此事委人遣之欲於來秋進鷹時并奏無奈晚乎喜曰 未晚也○上
謂代言許誠曰文昭殿廣孝殿健元陵獻陵有名日別祭舊用四行卓
及左右俠卓戊戌年許稠爲禮曹判書與政府同議啓 太宗曰禮主
誠敬禮煩則必不淨潔只用四行卓及左右饌卓予今思之事死如事
生事亡如事存宴享使臣尚用左右俠卓何獨於陵殿不然其與禮曹
及詳定所更議以啓○內成卒府院君趙英茂妻康氏惡長子叙愛其
次子秩及理秩理陰誘其母毀祠堂而賣家舍諫院請鞫康氏秩理罪
上曰予亦聞之甚惡其無母子兄弟之義此事關係風俗爲憲司者
何不治之即下義禁府鞫之○丁亥受朝參左司諫金孝貞啓 臣等曾

上疏請嚴尊卑之分使不相陵僭未即蒙允近者驛吏陵轢朝官常民
打_場守令不唯是耳大相之妻見辱於村民舊官之子受挫於鄉吏此非
細故有關風俗自今有犯陵上之罪者加等施行以嚴名分以厚風俗
上曰此等事已有條格斷罪者臨時上下可也然當更議以行○上謂
左右曰趙英茂建家立廟欲其傳諸後世也子孫不顧其意遽毀廟賣
家豈近人情曾聞欲賣家而無買者故因緣明嬪殿乃賣之其心以爲
賣於常人則必有無故賣家之罪賣於明嬪則人無間言其設心不亦
惨乎已賣之後予乃知之今秩言明嬪殿云 上亦已知而買之其往
來通言者并鞠之義禁府啓秩理等以爲母與兄叙亦知之請并康氏
及叙對辨 上曰姑勿囚康氏但囚叙鞠之可知其情矣○戊子忠清
道監司進白鷹二連○己丑視事義禁府請榜訊趙秩 上曰子之於
親奉養有闕尚爲大罪秩等毀祠堂使神主無所依歸事干不孝榜訊
一次○對馬島四郎左衛門遣人獻土物回賜正布八十七匹○庚寅
咸吉道敬差官鄭參復命 上引見問水災對曰漂流家舍捲六百六
溺死及壓沒者一百六十九覆沙田八千六百十二結_{端川郡有一里}

出女四五人登屋上漂到海口知不得生以衣蒙頭入水死監司匿不
以聞又鐫城官門前有柳樹一日忽天昏氣蒸熱有一物如布匹自空
中悠揚而下乃火燒檣皮也柳樹觸熱死自咸興至甲山之境山上
草木盡燒人以爲天火○子辰視事刑曹啓遼東軍人打殺義州人之故
上曰遼東軍人爲惡至此而不奏朝廷無以懲之宜啓遼東都司使之
奏達其議于承文院提調贊成權軫曰殺人者殺天下之法一也宜須奏
達○旨若使臣所犯則未可奏達軍人微者也而肆其暴惡可奏之久
戒後來卿等會議以聞○義禁府提調權軫啓趙秩言毀祠堂之故無
他以其地卑濕不宜安神主故欲營他處以安之止言甚曲雖不詳問
罪已大矣○上曰秩毀先世祠堂又賣父家使昆弟不得有焉佯言不得
已毀之其情可知也且予聞構祠堂之處地非洿下秩之言欲免罪
耳構祠堂所以奉神主也毀之之罪豈以神主在不在爲輕重哉其更
欽之左代言金赭對曰臣等聞前日臺負欲問有沮之者故不果請鞫
沮之者命召大司憲崔府及上護軍皇甫仁監正陳仲誠少尹權照正
郎鄭吉興李師元等于義禁府義禁府啓今臺負議秩之事終不劾請

并鞠之 上曰此就職未久宜勿劾尋命釋府等執義南智掌令李堅基成念祖等避嫌初士林爭言秩毀廟賣家之事府等為風憲官佯若不聞持祿容身甚矣今臺貟坐官累日亦不彈劾物議非之○直集賢殿韓處寧死賜棺槨及米十石紙七十卷○癸巳召南智李堅基成念祖等就職智等又辭職不允智等曰任風憲者過失雖小不宜就職 上曰前日臺貟久居其職不曾彈劾予尚寬之爾等就任不久又何嫌焉○義禁府啓趙秩毀廟賣家且誣言 上亦知之允誣告人至死罪所誣人未決首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役三年命勿流只杖一百其母告秩病命贖之○左司諫金孝貞等上疏曰臣子之職忠孝而已爲人臣而不忠不孝罪不容於天地之間矣今趙秩以仲子慮其終不得傳家也計利誘母毀祠堂而賣父家使先世神主靡有所依其爲不孝甚矣及其究問欲免已罪造飾所無之言以歸于 上其爲不忠亦大矣秩之罪惡固無末減之理 殿下特從寬典只令贖杖之○甲午司諫院啓趙秩造飾所無之言以歸于 上不忠大矣而止杖一百請依法斷罪趙叙以主祀宗子委其先世神主於不當置之處亦不可謂之無罪康氏

以夫之故得至封爵而毀其祠堂使神主無所依處罪亦重矣請皆懲之不允○執義南智等上疏曰今義禁府劾趙秩之罪以聞殿下特從寬典末減臣等竊謂秩懷不孝不弟之心毀祠堂而賣家舍厥罪匪輕又於諫院劾問之際答以不實言及於上其爲不敬莫大焉伏望殿下依法律科斷以戒後來不允○左司諫金孝貞等又上疏曰臣等前日將趙秩之罪具辭申請殿下以欽恤之仁只令杖之餘悉勿論臣等以爲秩之罪非特犯不孝又犯不忠秩謀濟已欲求賣父家非一日矣窺免其罪托辭於上似若不得已而爲之者不忠之狀明著非罪之疑者也請從前疏之請以懲其惡且康氏計利毀廟義絕於父又欲掩罪發爲誣辭罪固不小趙叙雖不與毀廟賣家之議聞神主靡有所依不即奉主以安淨室至四十四日之久乃置他處殊無宗子誠孝奉祀之意其罪亦豈小哉伏望並令科罪以正人倫不允○命還給尹璠職牒○乙未親傳望祭香祝○視事左司諫金孝貞啓趙秩犯不忠不孝之罪依律科斷上曰卿等深論秩罪以爲不忠然秩罪非不忠也不忠云者包藏禍心而形於言語者也秩之所言豈可以不忠并論乎既以不孝決杖一百何可加罪孝貞曰言及於上其不忠莫甚只令

杖之爲臣子者孰不缺望請黜于外 上曰秩欲免已罪而有是言非
不忠也卿等勿言執義南智啓秩毀祠堂而賣父家其不孝甚矣請依
律科斷外方安置 上曰卿言是也然不可加罪專命配秩于杆城能
理職從臺諫之請也南智又啓仁壽府判官趙憐嘗至東坡驛歐驛人
驛子朴龍與其子罵憐捽其髮曰京中宰相多我交親爾烏帶客也何
辱我耶憐執龍付臨津縣縣監李根完曰龍吾所畏者也且語龍曰爾
受京中熟家書狀來則爾罪可免因與龍問今歲農事與家人相語無
異豈守令之道乎請鞠根完憐狀告云龍使其妻卜德就勢家受書狀
而歸本府執龍子天已問之則曰父賂左議政黃喜馬一匹且設宴受
書狀而歸又賂大提學吳陞都檢制權希達馬各一匹都檢制李順蒙
牛一首故本府劾喜乃命勿論臣等深以爲嫌 上曰此風聞也且事
在赦前何可劾也智曰龍之事人所共知實非風聞且時未分赦前後
請劾問 上曰何可小事強劾大臣乎智曰喜以首相修書以請此在
赦後不可不劾 上曰勿論智曰根完與龍談話似與家人相語甚可
憎也請鞠之 上曰然宜問其情初京畿監司囚龍于原平鞠之喜等
通書請輕其罪憲司聞而劾之龍素稱元惡吏廣占土田多畜良馬行

賄權勢不畏邦憲肆其奸暴朝臣受辱者非止趙憐順蒙陞無足論矣
喜以冢宰陰受其賂欲縱大惡恬然請托其志鄙矣○命喜就職喜啓
受朴龍馬及設宴給以書狀皆非臣所爲而憲司劾之 上以爲赦前
事命勿論臣以不肖謫居首相爲一國具瞻而受如此玷身之名 犯
下雖命勿問臣安能披露心腸家喻戶曉哉今若不復辯明則物議安
知虛實乎請就攸司辯質請之再三至於涕洟 上曰卿若欲辯之取
卜德一招可知也即命憲府執卜德鞫之○掌令李堅基啓南智發議
欲彈趙秩崔府云詳聞然後可劾臣亦從之今府被責而臣獨就職心
實未安乞解臣職不允○右議政仍令致仕柳寬上書曰黃海道文化
縣是臣本鄉自爲幼學下去多年聞諸父老之言乃知事迹久矣九月
山是縣之主山在檀君朝鮮時名阿斯達山至新羅改稱關山其時文
化始名關口縣至前朝陞爲儒州監務至高宗代又陞爲文化縣令山
名關字緩聲呼爲九月山山之東嶺高大而長至一息安岳郡而止嶺
之腰有神堂焉不知創於何代北壁檀雄天王東壁檀因天王西壁檀
君天王文化之人常稱三聖堂其山下居人亦稱曰聖堂里堂之内外
鳥雀不棲麋鹿不入當旱曠之時祈雨稍有得焉或云檀君入阿斯達

山化爲神則檀君之都意在比山之下三聖堂至今猶存其迹可見以今地望考之文化之東有地名藏壯者父老傳以爲檀君之都今只有東西卯山爲可驗耳或者以爲檀君都于王儉城今合在箕子廟臣按檀君與堯並立至于箕子千有餘年豈宜下合於箕子之廟又或以爲檀君降於樹邊而生今之三聖固不可信然臣又按遂古之初混沌旣開先有天而後有地既有天地則氣化而人生焉自後人之生也皆以形相禪豈得數十萬年之後至堯時復有氣化而生之理其樹邊之生固爲荒恠伏惟聖鑑裁擇命攸司講求所都以祛其疑命留之○兵曹據京畿監司關啟宣德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受教父爲船軍未受職而死則親子親孫繼後立番者通計仕目叙用據此父爲船軍未受職年老除役其親子繼戶立軍及至都目通計父子仕去官其子願令父受職者頗多請依所願從之○丙申命先鞠朴龍妻卜德知申事鄭欽之啓昨日黃喜使其子來告曰憲府劾問之際言辭不公未得親進劾實請移義禁府使得面質掌令成念祖啓卜德不直納招請囚鞠之乃命義禁府囚卜德鞠之是日天已逃義禁府尋獲囚之○丁酉受朝參○命義禁府執朴龍囚之○以朴氏崔氏並爲貴人梁大匡輔國晉平大君

容大匡輔國安平大君璆大匡輔國臨瀛大君義生元尹崔府右軍摠制○命皇甫仁擢照陳仲誠鄭吉興李師元就職○平安道中和郡地震○戊戌平壤府地震○己亥視事○平安道監司啓道內各官蠱毒者之子孫請悉推刷使處孟山陽德等官區別族類勿通他境有如捕告蠱毒者賞之 上曰蠱毒之術曖昧難知若灼知則固當嚴刑豈可以蠱毒者之子孫區別外之哉更議以聞○庚子義禁府鞫天已云贈馬設宴求書狀等事非我所供憲府強取之命囚崔府南智李堅基成念祖金徑文承祚及趙憐○壬寅夜白虹再見西方○視事知申事鄭欽之啓旌義縣監張戢在訓練觀考績居下請改差 上曰受貶者左遷於外無乃可乎然左遷而爲守令則後之爲守令者必失望矣豈無他人改之可也府院君宋居信啓臣之妻弟前司正辛孝忠喪畢未官乞於別侍衛鎮撫叙用 上曰已知之既出 上謂代言等曰從孝忠之願入仕何如左副代言鄭淵對曰別侍衛用到宿之處有職者不可入若鎮撫則可矣 上曰鎮撫有闕則填差左代言金緒曰居信啓私事於朝不可若攸司得聞豈不効之 上曰居信誠失言矣然此老未可與他人比勿露於外○進賀使李種善副使金益生回自京師○咸

吉道監司啓道內因水災家舍人口漂流之戶請限年復戶命限三年復之○刑曹啓慶尚道永川人崔至誠奴崔石等五人謀殺主請並凌遲處死從之○平安道永柔縣人一產三男命依例賜米○癸卯召承文院提調黃喜孟思誠卞季良許稠申商尹淮等議賀冊 皇后時進方物于皇太后與否請賜王世子梁冠請免金銀等事僉曰賀冊 皇后時進方物于 皇太后古無是例王世子梁冠不可不亟請若免金銀則俟請梁冠而後請之從之○慶昌府尹郭存中卒賜謄紙八十卷燭十丁○義禁府提調權軫安純申商等啓南智取招之際拒逆不承辭且不恭請避嫌 上曰勿避嫌智猶不承可榜訊一次○甲辰義禁府鞫崔府南智李堅基成念祖金徑文承祚趙憐等請罪之不允尋釋之又放卜德及天已等移朴龍于刑曹○刑曹啓今鞫驛子朴龍率其子有智等凌辱趙憐律該龍杖一百徒三年有智等九十徒二年半請依律施行移屬道內凋殘金嶺驛以懲元惡從之○乙巳以金孟誠爲慶昌府尹安崇善司憲執義宋褒趙瑞康掌令○丙午左議政黃喜辭職曰臣性本庸愚見聞孤陋才非適用行無足採遭遇 太宗殿下諫膺器使而未有絲毫之補僅免矇矓之謂逮事 聖明承之宰輔固無

學術加以老衰無所建明常懷覆餗之憂固知所措罪逆深重慈母見
背未滿百日伏值東宮入覲 帝廷起臣衰經命以陪侍而臣請終喪
制至于再三未蒙俞允朝見日逼不容固辭釋表即吉方欲治行勅停
朝見請反喪次冀終祥禫亦未蒙允冒榮短喪虧毀禮制以累風俗似
若無恥得罪公論今被浮言之劾幸賴日月之明辨白誣妄少釋群疑
命仍出仕恩至渥也臣竊見任大責重而無所蘊則招謗取禍勢自當
然自念臣之素行既不足以見信於人而位極人臣之致耳且緣臣之
故累及憲府不堪驚駭深自爲愧臣雖貪昧豈以得免贓汚之名自慊
於心而覲面周行叨居具瞻之地共伏望 殿下察臣老耗無狀憐臣
盛滿難居投閑置散俾臣永濡 聖澤不勝幸甚不允批答曰子惟輔
相之重國家所依人材之難古今所同惟卿經世之才適用之學謀猷
足以綜萬務德望足以師百寮皇考之所信任寡躬之兩倚毗爰命
作相允副具瞻曩者世子朝見之時適卿居憂之日以關係之重臣有
起復之成憲故勉奪哀懇之情以寄調護之任夫從權脫喪旣古人之
所行短喪即吉何時論之敢與自是辭請雖切責望益深廟堂有疑卿
乃著龜政刑有議卿乃權衡允厥施爲皆仰贊襄乃何以浮言之故遽

辭大臣之任乎予已得其事情卿何介於心慮殊非寡人委任責成之意也况卿未至衰老之年何憂盛滿之位當益以調劑辛甘之道獻可督否之忠交修不逮永保無彊予所望也毋或固辭亟踐乃位喜即詣闕固辭曰臣本昏愚且今重聽不宜居職非獨爲浮言而辭也上曰卿未至衰老何乃幾此言也喜乃退喜判江陵府事君瑞之孽子也與金益精相繼爲大司憲皆受僧雪牛之金時人謂黃金大司憲又亂臣朴苞妻居竹山縣與其奴通幹僕知之苞妻殺幹僕沉于淵累日屍出莫知爲誰縣官檢屍推之苞妻恐得情亡入京匿喜第北園土宇中告數年喜乃通焉苞妻聞事寢乃還喜傳得妻父楊震奴婢只三口傳得於父者亦不多而使喚家內及散居農舍者多矣執政多年賣官鬻獄若其與人議事或對顧問之時則言辭溫雅議論皆中於理略無差誤故見重於上然其心術不正或有忤己者陰中傷之朴龍妻贈馬設宴之事固非虛言上重大臣故義禁府承上意而推之臺貟誣服上明照是非故亦不罪臺貟或左遷或改下若實以天已不供之辭勒令取招則臺貟之罪豈止若此而已乎○丁未受朝參視事上謂代言等曰名分天下之重事世子梁冠宜速請于朝昔定成君爲世子入

朝以五梁冠序於二品之班 先帝亦嘗以五梁冠服賜世子今請加數雖未蒙賜必無責也又謂知中事鄭欽之曰 太宗時有獻議者曰
歲貢金銀宜就中朝買來此慮後日難繼之謀也議寢不行是必有未
當者矣若顯然求之則似著歲貢難繼之情密求之則尤爲不可其論
進賀使元閔生聞見中朝禁金銀買賣與否民間興用與否價之輕重
以來且送金銀吹鍊人聞見採取之方欽之曰前日左右議政亦言若
請免金銀未得則宜以買金銀事奏達 上曰姑令元閔生聞見以來
曾聞日本國產金不產銀其召回禮使李藝問其然否若產金則宜付
金價于回禮使買來○持平文承祚金徑以誤鞠朴龍辭職不允○戊
申輪對經筵○義禁府啓進賀使通事許原祥回還之日擅請護送軍
于禮部請依律杖八十從之○兵曹啓今考各道船軍受職格例元六
典洪武三十年二月日都評議使司受判內船軍賞職正三品折衝將
軍從三品保義將軍四品宣節將軍五品忠毅校尉六品敦勇校尉七
品敦勇副尉八品承義副尉九品隊長差下滿四十箇月者隨其前職
高下陞一又無職人滿四十箇月者差隊長又滿四十箇月者差散員
以次遷轉官至嘉善去官續六典永樂七年二月日議政府受判內各

道船軍不論箇月隨其前職高下陞一級三年一次差下官至折衝今
唯四品及九品以正品散官差下其餘各品並以從品差下未便請自
今各道船軍各品除授一依六典從之○己酉輪對經筵○庚戌輪對
經筵○司憲府啓金孝廉嘗知寶城郡事犯贓革問郡吏皆服而孝廉
獨不承請送孝廉于本郡與人吏對辨命已見贓外勿更鞠之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四十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四十一

秋七月辛亥朔御勤政殿受群臣朝○視事上曰世子待孝寧大君及諸叔父諸弟之禮詳定以聞判府事卞季良禮曹判書申商等對曰此禮甚大不可輕議上曰宜速叅酌以定○上謂代言等曰聞日本國有百篇尚書可令通信使購來且倭紙堅韌造作之法亦宜傳習知申事鄭欽之啓日本國多產金以紬苧布買來何如上曰進獻金銀如不得蠲免買來進貢可也○御經筵輪對○兵曹啓曾下本曹陳言條畫內平安道人民差役之苦他道所無本朝使臣及朝廷使臣支對一年累次往還遼東動經數朔且自備糗糧艱苦戍邊加以居鄉所屬館舍無元定驛吏故雖三四品子督弟姪及身經七品者亦皆輪次爲館軍以供驛子之役三等馬僅得充立如或故失督令改立因此不堪苦比比逃散上國連境邊方戍禦漸至虧疎誠爲未便去庚子年以革去寺社奴婢分定_{尔畿}及下三道各驛而獨於本道專不定屬乞以黃海平安道補充軍役革去寺社奴婢定於各館使供其役據此上項人等分定各館後其所耕出處及立馬難易等事今已移文本道相考田地出處則嘉山以北各官本多閑曠之地安興以南各驛革去官屯

田及逃亡物故絕戶人田亦多且各館館軍隔一二年相遞立馬故其人馬位田不自執耕或借耕分用或給人以耕只收田稅若并位田分給則所耕之田庶乎有餘矣立馬難易則道內大同館外各館皆無充定館軍故以有餘丁富實館軍一二年相遞立馬尚且難堪流亡相繼况今新定補充軍及寺社奴子豈易立馬乎宜以位田車給新定人等姑依轉運奴子例但助驛中雜事待其阜盛然後使之立馬元立館軍則給以所居官人馬位田仍舊立馬本曹議得無恒產補充軍及寺社奴子等若強令立馬則雖定限存恤不勝其役必至逃散宜令館軍仍舊立役其補充軍及革去寺社奴三丁爲一戶分其殘盛每館各定七戶以爲助役寺社奴稱轉運奴補充軍稱館夫並於形止案錄其役處其口分田則以各官近處軍資田給之所耕田則以流亡絕戶人田及公閑田給之且以近處居人所耕田換給其助役補充軍內如有立馬者賞以其道衛領之職依京職例書補充軍以別之各站里居生付籍有軍役者外閑役人並皆存恤勿差他役俾助驛事命議政府諸曹同議參判崔府柳穎崔士康李歲叅贊盧閔李孟昫等皆以爲可判書申商安純贊成權軫左議政黃喜等以爲補充軍立馬滿五年者賞職

去官命依議得施行其補充軍賞職去官從喜等議○壬子御經筵輪對○遣鷹師三人于通津海豐仁川等處令捕鴉骨○賜被虜唐人車三保等衣笠鞋○成川人崔峻德捕進角鷹賜緜布四匹○癸丑上

率王世子及百官拜賀冊○皇后表箋元閔生曹致奉表箋以行表曰乾道當陽克篤瑞圖之慶坤元協德聿膺寶冊之光喜溢臣工歡騰海宇欽惟聰明睿智剛健粹精心正身脩嚴后儀於中臺家齊國治覃神化於九圍茲縛禮之既成致純禧之駢集伏念臣猥將庸質幸際昌辰本支百世之祚願賡周雅壽萬多男之祝竊效華封箋曰帝冊揚徽母儀增重儲宮衍慶邦本益隆凡屬見聞實均蹈舞恭惟姿凝岐嶷性稟英明尊居貳極之崇昵承天寵蔚啓重离之照允協輿情縛典告成多福眷至伏念臣幸逢昭代邈在弊封迹雖阻於駿奔誠倍殫於燕賀獻中宮禮物紅細苧布白細苧布黑細麻布各二十匹滿花席一十張黃花席雜彩花席各六張閔生致等并賚請王世子冠服奏啓本以去奏本曰議政府狀啓照得洪武二年十月日中書省咨欽奉聖旨節該分賜國王冕服九章陪臣冠服比中朝臣下九等迤降二等王國七等陪臣一等秩比中朝第三等賜以五梁冠服二等秩比中朝第四等四梁

冠服三等以下依此遞降至永樂九年八月日先君 恭定王欽蒙
太宗文皇帝賜冕服九章止有 王世子冠服一節有可陳達者曩於
永樂五年間 恭定王男禔以世子赴京朝見蒙賜五梁冠服竊惟

太祖高皇帝既令陪臣一等秩比中朝第三等賜以五梁冠服 王世

子冠服下與臣等無別似爲未便合無將前項事因稟達朝廷請加世

子梁冠等數頒降遵守相應得此上項事因理宜奏請頒降茲此謹且

奏聞○差知司譯院事裴蘊管押被虜唐人車三保等二名解送遼東

○傳旨吏曹前銜別坐滿五考三上者加資叙用○甲寅御經筵輪對

○賜御藥于慶源兵馬使李澄玉以有風疾也○對馬州宗右涼亮茂

秋遣人獻土物回賜正布三十八匹○禮曹啓今來宗貞盛書契只載

宗金使送之語不錄進上之物別幅又無圖書而筆畫與書契亦異請

勿納所進從之○乙卯御經筵輪對○以權軫爲贊成事馬天牧長興

君趙璿漢原君鄭孝全日城君趙從生禮曹叅判崔士康戶曹叅判曹

致尹夏趙慕中軍摠制趙賚李明德李恪左軍摠制李中至右軍摠制

金益生申檣中軍同知摠制沈道源左軍同知摠制柳思訥漢城府尹

趙啓生大司憲○丙辰御經筵輪對○親傳秋享大祭香祝○丁巳祝

事御經筵輪對○義州牧使報使臣太監昌盛尹鳳內史李相等賈勅
書出來○達遠接使盧閔于義州宣慰使李明德于安州李恪于平壤
上謂知申事鄭欽之曰前此宣慰使及通事等屢問詔書何事實賜
幾物使臣非笑之其密諭遠接使盧閔○刑曹據都官呈啓公私賤訴
良者京外官吏辨其根脚從賤之後訴良者甘心閑役輒呈誤決或至
再三淹延歲月私賤則其本主日訟待決若公賤則無用力對辦者故
訴良者一呈誤決不勤辦訟長年閑遊因此永免賤役誠爲未便今後
公處奴婢訴良則使曉事者二三人辨明餘依相訟奴婢時得決例改
決從良之間令其司役使命政府諸曹同議僉曰可從之○戊午御經
筵輪對○遣宣慰使工曹判書成達生于黃州○判義州牧事南宮啓
報尹鳳言今賣來麪子皮一千張令本國皮工熟練以進有聖旨昌盛
言進獻巢鷹五十連或一百連每一連擇香狗一隻且大狗三十餘隻
吾賣還遼東交付委來宦官然後還來遂傳旨各道監司令進鷹犬○
平安道義州安州龍川隨川郭山定州撫山延山泰川昌城宣川鐵山
等處蝗○己未親傳廣孝殿忌辰祭香祝○庚申御經筵輪對○禁中
外昏婚將來處女也○日本源英遣人獻土物回賜正布三十匹○日本

平常嘉遣人獻土物回賜正布一百二十四匹○九州少貳藤滿貞遣人獻土物仍求大盤若經答云貴國諸鎮求去殆盡未得塞請回賜正布三百八匹○宗貞盛遣人獻土物回賜正布五十三匹○辛酉御經筵輪對○司憲府啓漢城府督徵豐儲倉奴等耗欠米穀奴等共買段子一匹令代言趙從生隨從抄奴守命賂從生求免事覺守命在逃從生受賂事涉可疑雖遇赦宥請沒其物從之○壬戌御經筵輪對○以禮爲謹寧君趙璿漢原君馬天牧長興君沈道源戶曹叅判崔士康兵曹叅判申撣右軍摠制金孟誠中軍同知摠制成槧左軍同知摠制崔府慶昌府尹○命減北青端川甲山咸興吉州等官被水災人民雜貢○始建宗學令大君以下宗室子弟就學○癸巳視事上謂判府事許稠曰聞聖旨求割肉宦者我國宮中本無割肉之堅教而遣之何如稠曰我朝宮壺之內動必以正無不可對人言者何慮上國之知也宜教近侍之堅以遣贊成權軫亦曰我朝雖無割肉之宦然以無爲辭則恐未信也莫若遣之上曰然稠又啓今以下陵上上下之分至爲不明閔審言嘗爲水原府使其子道經本府府吏陵辱太甚東坡驛子朴龍黃海道禾尺之事皆古所罕聞風俗一至於此自今如有陵上者

請加等罪之○上曰然○上曰今百穀垂成而東風未已禾熟幾許知申事鄭欽之對曰早穀熟十分之一晚穀時未實也○上曰東風之害甚於水旱自予即位十年于茲東風屢作未知其故○御經筵輪對○分遣宦官于各道選年少火者○傳旨忠清全羅道監司平安咸吉道農事甚疎未盡地力今欲採可行之術令傳習允五穀土性所宜及耕種耘穫之法雜穀交種之方悉訪各官老農等撮要成書以進○甲子御經筵○親傳望祭香祝○遣宣慰使平壤府院君趙大臨于留後司○石城管事宗金致書禮曹報國王薨逝其弟爲嗣又還被虜入二名仍獻土物回賜綿布二十匹正布一百十五匹燒酒十五瓶○慶尚道及全羅道南原珍原玉果潭陽全州和順古阜扶安泰仁龍潭益山井邑淳昌興德沃溝金溝長水金堤忠清道沃川忠州等官地震○乙丑御經筵講馬遷史至漢高祖責蕭何治未央宮甚盛曰高祖責何之意甚善何治功甚盛已非矣又從而爲之辭曰母令後嗣有以加是既失於事又失於言也○安陰縣監權自庸礪山縣監朴耋任寶縣監李存忠高靈縣監裴鈞雲峯縣監權信等辭○上引見曰予聞今年禾穀稍盛然比年因旱失農民皆艱食爾等勿謂今年稍稔怠於存恤流移人

民尤加撫恤守令之任雖多要不過恤民而已其各慎之○賜李相弟達衣一襲笠靴以迎相○慶尚道山辯浦仇郎浦露梁等處海水赤黑四日○日本國源貞遣人獻土物回賜正布三十八匹○丙寅受朝視事御經筵輪對○丁卯御經筵○戊辰賜祭于慶昌府尹郭存中○旌鳴于東宮○己巳上率王世子及百官迎勅于慕華樓至景福宮行禮如儀勅曰今賜王白素磁器十卓自磁青花大盤五箇小盤五箇至可領也○幸大平館設下馬宴○命知申事鄭欽之贈三使臣鞍馬笠靴及苧麻布衣一襲頭目張勇崔真等三十六人鞍馬及苧麻布衣一襲笠靴○大司憲趙啓生等上疏曰謹考永樂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教旨犯不忠之人或外方安置或付處役使之得終天年大小人貪互相使人隱密交通者正犯人及黨不忠之人並皆依律施行我太宗殿下防微立法之意至深切矣李原以勲舊大臣曾犯不忠之罪聖上不忍加罪只收職牒安置礪山縣今者原妻弟崔虎生爲其道都事豈無往來相見之時如或往來則隨從之徒又何禁焉臣等竊恐往來之輩從此而起矣伏望殿下移差虎生于他道以杜其漸不允○尹鳳密告知申事鄭欽之曰帝使我求貢念珠鹿皮以來宜備三

百張○庚午幸大平館設翼日宴○辛未受朝御經筵○使臣等往處女韓氏第韓氏曾被選以疾未行故往見之○遣李貴贈別膳于使臣○遣工曹參判李歲子咸吉道慶源等處審定城基○禮曹據迎接都監牒呈啓使臣及頭目等求縫衣真絲及箭筒彈弓等物請依所求給之從之○司憲府啓請從前疏移差崔虎生于他道使不得往來李原之處上曰原雖犯不忠然非叛逆不忠之中亦有輕重雖或往見亦非私通何可曲生疑意而改差乎○壬申視事御經筵○世子詣大平館設慰宴○禮曹啓宣德元年二月初九日本曹受教謹按杜氏通典文獻通考唐制東宮官置左庶子二人位正四品上屬左春坊掌侍從贊相駁正放奏皇太子出則版奏外辦中嚴入則解置右庶子二人位正四品下屬右春坊掌侍從獻納啓奏皇太子出則負寶高宗龍朔二年改左右庶子爲左右中護宋太宗至道元年建儲闈置左右庶子各一人位從五品並以他官兼充本朝東宮贊相之任以知通禮掌之知通禮非東宮官屬有違古制請設左右中護各一人位正四品在弼善之下以書筵文學兼左中護掌贊相仁壽府少尹兼右中護掌負印有故則各其司次貟代其任從之○兵曹啓永樂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

目受教凡侍朝人貢物故歸葬本鄉者令各驛遞送自今外方奉使及
赴任物故者亦依此例施行從之○癸酉賜李相父山衣二襲繼母衣
裳等物○甲戌尹鳳進龍眼荔枝各一盤○以南暉為宜山君李山左
軍司正李達韓珙左軍副司正珙韓氏之弟也○乙亥上率王世子
及百官拜謝恩表箋漢原君趙璿同知摠制成槩奉表箋以行表曰綸
音誕降昭示懷柔睿澤覃施祇增感激佩銘曷已糜粉難酬伏念臣每
震優渥之沓臻顧乏絲毫之少補何期使命之至又荷天貺之加矧器
皿之榮頒諒前昔之所罕白磁列案實分內帑之珍青花滿盤光熙弊
邦之陋摸分踰望舉國騰歡伏遇度擴兼容仁推一視以大字小常敦
保佑之私非舊惟新克布陶甄之化遂令辱質獲被殊恩臣謹當十襲
以藏期永世而爲寶萬年之祝雖一飯而何忘獻方物表曰天眷實深
特蒙殊錫土宜雖薄聊表謝忱謹備黃細苧布自細苧布黑細麻布各
五十匹白細絲紬三十匹人參一百觔松子二百斤雜色馬十六匹右
件等物製造匪精名般甚寡冀諒由中之信俯容享上之儀進皇太
后禮物紅細苧布白細苧布黑細麻布各二十匹東宮禮物紅細苧
布白細苧布黑麻布各二十匹箋曰聖神御極優降德音儲副居尊

允副輿望矢心知感銘骨何忘伏念臣猥以庸資幸逢昭代綸言密勿
偏荷自天之榮珍器鮮明實爲希世之寵恭惟凝姿岐嶷稟性溫良承
眷愛於兩宮繫歡心於萬國遂令斗筲之質獲蒙雨露之私臣謹當虔
述職於藩宣倍殫誠於頌擣禮物自細苧布黑細麻布各二十二入參
五十斤松子一百斤雜色馬四匹○遣知申事鄭欽之于大平館邀三
使臣設溫斟宴于慶會廳尹鳳見沼上白鷺曰得之何處其志將以賚
淮也贈三使臣鞍馬各一○傳旨開城留後及黃海平安道監司昌盛
還歸遼東時如有求請之物其難得者勿許○丙子三使臣遊覽興天
寺○昌盛索銅鑄鍍金日月真言亭及諸般銅鑄器皿席子細麻布擣
練紙尹鳳索鹿皮銅鑄器皿李相索諸般銅鑄器皿鞍子刀子皮籠序
班崔真索鑄鏃弓箭革笠胡床駝絹等物皆與之○丁丑宗親宴吏
臣○命內史致祭于義和宮主○戊寅李相往平康命同知撫制金益
生伴送贊成權軒判書申商左代言金緒餞于普濟院○遣宣慰使左
軍撫制李恪于鐵原○鷹師楊義等十人賚進獻鷹十連狗十隻發行
並賜衣笠靴○遣內史金龍奇贈別膳于兩使臣○己卯議政府宴使
臣○李相路得喉疾遣典醫副正朴允德治之○刑曹啓恭妃殿房

子永婢與補充軍薛孝誠通奸懷孕雖非侍女不可以凡奸例論請杖
永婢一百贖徒三年孝誠一百發二千里內衛分充軍從之○八月庚
辰朔大護軍尹重富進畫龍簇一隻唐太宗昭陵圖簇一雙白磁盤四
箇賜米二十石○慶尚道寧海盈德安東等官蝗○禮曹啓清忠道天
安郡所藏前朝太祖真文義縣太祖真及鑄像功臣影子全羅道羅州
惠宗真及塑像光州太祖真請並移就留後司埋於各陵之傍 從之
○辛巳六曹宴使臣○壬午尹鳳出遊衿川命內史李貴賚酒肴往慰
之○李相回自平康遣贊成權軫判書金自知左副代言鄭淵迎于普
濟院○癸未昌李兩使臣出遊于靈渡等處贊成權軫判書申商館伴
成達生右副代言李師厚設宴待之兩使臣不赴宴而還○進鷹使上
護軍洪師錫費鴟骨十連大狗二十三隻熟鹿皮三百張以行賜師錫
及鷹師十人衣笠靴○差司譯院判官李舍賚鴻臚寺少卿崔得霧告
計咨以行○禮曹啓通信使到日本行祭喪未畢則宜用白衣烏紗帽
角帶已畢則用吉服從之○昌盛求馬駒六理馬粧銅鑄銅鑄觥青鼠皮
二十五張貂皮五張尹鳳求銅爐口二皆與之○甲申視事 上曰
予聞守令催徵還上民甚苦之今歲僅免凶荒而已停斂還上若何贊

成權軫戶曹判書安純禮曹判書申商等對曰今四方豐登民食裕矣可使畢納往歲永蠲舊貸之粟今又停歛則雖富者又希水蠲必不納矣上曰設義倉以爲民也兩賜不時僅免凶歉若強歛所貸則貧民盡輸於官其艱食無異於凶年其諭守令審視貧富收歛若何純商曰如使分辨則愚民皆納而姦吏皆不納宜盡歛積年之貸上曰今歲東風屢吹恐傷禾稼純曰今禾穀皆實固無東風之害上曰自今以後亦未可知也啓事者出上謂代言等曰予聞民苦還上之歛久矣大臣等以謂糧餉不可虛渴宜於平常之日儲備以救不虞之患予固然之然近來比歲不登民食不裕幸今年稍登若以一年之稔盡收前目之貸則鰥寡孤獨必至困窮其可乎欲以此意諭守令卿等待十月更啓○同知總制全羅道處置使李蘭卒轉米豆并三十石紙六十卷子陽德恩明思哲○御經筵輪對○兵曹啓凡軍士取才本曹悉掌而唯別侍衛則各番節制使試取自今本曹與三軍都鎮撫訓鍊觀提調試取從之○兵曹啓依甲士加設例三軍近仗元額四百加二百防牌三千加一千五百攝隊長隊副一千二百加六百取才分爲三番更相休養命下政府諸曹同議僉曰可從之○乙酉御經筵輪對○昌尹兩使臣

俱詣韓氏之第○昌盛求狐皮十張水獺皮五張磬子一尹鳳求犢子
十鹿皮靴黑斜皮靴各一緜子二十兩紅染緜布六匹頭目楊真求磨
箭十二枚史貴求猪皮弓鞬鹿皮矢服皆與之○禮曹啓左衛門大郎
書契有云本國兵革未息路梗難行請姑停通信使之行從之○昌盛進
烏犀帶一腰段子九匹紗一匹羅二匹中宮錦被一床段子三匹紗
二匹東宮段子四匹紗二匹回贈麻布六十七匹苧布三十匹○丙戌
視事上曰今年農事熟與甲辰年甲辰年雨暘時若禾穀豐登今年
雖旱旱禾穀亦盛又曰常聞太宗時使臣黃儼縱欲求請人皆曰貪
然儼因人諷曉不能直達今昌盛則貪求無厭因予使人頗多請之前
請未遂又從而求昨日既受鼠皮白紙又求鹿皮百張看此氣像難得
之物亦必求之難以應矣雖假處女鷹犬爲名實爲謀利而來貪欲甚
於尹鳳所求鹿皮與之乎否右議政孟思誠對曰昌盛於所求無欲不
遂今若不許忿必不已姑與十張上曰此人初來自言到國纔多一
二日持鷹犬即還遼東到國之後多將私貨貪於貿易鷹犬已發程尚
不偕行欲於奏本退日填之及貿易已畢又不急行中道稽留其誣上
行私莫此若也既無知識又無廉恥可鄙之甚也左議政黃喜曰今昌

盛之來賞賜之積但六自己之積百餘人謂儼為多慾然其私積多不至三四十今盛之積倍蓰於儼使臣貪利者無如此人○上又曰營繕雖多停之者亦多今集賢殿藏書閣不可不構卿等思之○御經筵輪對○遣內史李貴贈別膳于三使臣○戶曹啓京畿江原忠清全羅等道今年稍稔請分遣敬差官量日從之○禮曹啓今承傳旨文昭殿廣孝殿健元陵齊陵獻陵四時大享有名日別祭無左右挾卓且於饌卓並設平時若不進雜饌未便其與儀禮詳定所同議以聞臣等謹稽古典原廟之設所以象平日故文昭殿廣孝殿膳羞品物悉從俗禮兄合事亡如存之義乞於文昭廣孝殿及健元陵齊陵獻陵四時大享有名日別祭皆用左右挾卓原廟財饌品內平時供進各色餅食兼用肉膳其平時不進雜膳一切除之山陵則本以神道事之饌品仍舊從之○傳旨兵曹今後齊戒日有告父母病者隨即給由齊戒後啓達若臺諫集賢殿官員長番內官守令之子濟州子弟向化人等例給鋪馬者其他給草料者並除啓達給之齊戒後啓之以爲恒式○兵曹據黃海道站路察訪呈啓平安道貢物費持者補充軍押領者並給草料粥飯往來于京因此各站日以凋殘今考永樂二十年十月十二日本曹受敎安

州以西和州以北八日程各官守令家小方給草料粥飯請依上項受
教七日程以下各官因公來往者勿給草料粥飯從之○丁亥月八南
斗冠○御經筵○昌尹兩使臣往工曹判書成達生之弟○己丑隕霜
殺喬麥○上親祭于獻陵王世子亞獻○昌盛求茶鍾盤頭目昌順
昌貴求弓箭二部緜布十四小鑰六馬粧二部尹鳳求大錚一水獺皮
二張李相求白紬三匹綿子一斤十兩白緜布一匹牛皮靴黑斜皮靴
各一鎗行器一部刀子三柄鎗中鏹鎗瓶各一中鑰三鐵箭十八頭目
昌旺求鐵箭四皆與之○慶尚道馬山浦海水色赤魚有死者○庚寅
受朝參視事御經筵○遣內史李貴贈別膳干三使臣○序班崔真詣
闕上引見于慶會樓下貴進磁鍾一事賜毛衣冠土豹皮一張貂鼠
皮三十張石燈盞一事麻布十匹人參三十斤彩花席十張命左副代
言鄭淵饋之○禮曹據平安道監司關啓本道文科鄉試之額依江原
咸吉道例加取十五生員鄉試之額依江原道例取六十從之○辛卯
御經筵輪對○賜崔真衣靴及苧麻布各四匹頭目王勝衣靴及苧麻
布各二匹被膚唐人三名苧麻布各一匹○壬辰御經筵○以朴成陽
爲左軍摠制申橘中軍同知摠制○賜執饌婢二十人各緜布一匹

正布四匹○岳晉前此下番甲士取才時射牌則步射一百八十步左右各五步立標三矢入一矢騎射二次三發一中以上馬手俱快弓滿者槍牌則二次中二薦人以上馬手俱快勢具者乃得入格獨於槍牌以一事取才未便自今槍二次中一薦人以上步射三矢入一矢者方許入格從之○司憲府啓監察孔宗周欲速許參父忌日匿不告狀律該杖八十從之宗周嘗除監察以不廉不署告身至此又除幾五十日乃署○刑曹啓司正金壽山直宿昌德宮人定後擅開門出入律該處絞命只收職牒充所居官軍役以功臣之子也○禮曹據慶尚道監司關啓乃而浦恒居倭而羅三甫羅與時郎古羅有隙刺殺之其同類伊羅時羅又殺而羅三甫羅彼雖倭人累年留浦粗知我國法令而擅殺人命罪固當懲但即浦之倭非投化之比請置勿問從之○差司譯院注簿吳忠效管押被虜唐人俞旺等五名解送遼東○癸巳視畿江原道監司訪聞傷穀之狀以聞○御經筵○平安道監司啓吾東方禮義之俗實由箕子而平壤爲甚化之地故國家立廟于茲置殿直二人又置祭田期望以祭又於春秋降內香祭以小牢我殿下崇德報

功之禮可謂盡矣臣竊見位目書曰朝鮮侯箕子夫箕國名子爵也既
曰朝鮮侯又曰箕子臣恐取笑於人也且史稱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
也今以朝鮮侯之稱冠於箕子之上臣以爲未安也臣又竊念箕子之
德東人與天地而無窮期矣其功德之懿風化之遠誠不可以不表也是
宜追上尊號仍加封爵而於其位目上書殷大師下書東國尊號封爵
則上可以昭箕子不臣之心下可以著東人不忘之意而可知其爲箕
子也又殿內只安位板於神座前置香卓而無他儀衛亦爲簡慢而不
嚴也前施帷帳以閟神座左右扇蓋以嚴廟貌庶合於神道而我殿
下敬謹之德益以大矣乞令禮曹將上項位號儀衛等事參詳施行命
下禮曹磨勘以啓○尹鳳求銅瓶銅香爐李相求銅器昌盛求鑰六頭
目王賢求銅湯瀝皆與之○兵曹攷前此閔延合屬甲山之時設三翼每
一翼差上副千戶並六人去丁酉年別置閭延郡移屬平安道只置千
戶二人甲山乃三處防禦要地宜加千戶一人每一處今千戶一人率
軍赴防又依慶源例百戶差下命政府諸曹同議叅判鄭招叅贊盧閑
判書金自知李孟旼崔潤德贊成權軫右議政孟思誠左議政黃喜等
以爲甲山實三處防禦最緊之處宜從所啓加千戶一人百戶則勿差

以差年最多防禦有能者一人授咸興鎮北衛之職從之○宗貞盛遣人獻土物求大般若二部賜般若經一部及正布三百四十四匹○甲午遣知事申鄭欽之贈三使臣祫衣各一襲邀昌尹兩使臣設溫斟宴于慶會樓李相以疾不詣命送宴饌于館○乙未月食○御經筵輪對○昌盛裴向遼東命叅贊盧閑伴送右議政孟思誠贊成權軫判書安純申商左代言金赭錢于洪濟院○尹鳳求馬嘶四部李相求銅瓶銅爐古各一皆與之○丙申御經筵輪對○遣內史李貴贈鴉骨一連于尹鳳○遣宣慰使宜山君南暉于平壤都摠制李順蒙于義州○丁酉視事贊成權軫啓臣於乙酉年奉使在外審視量田之狀敬差官不知因制筭法妄意爲之頗多錯誤今量田之議已定宜令敬差官預習筭法試其量田能者遣之庶無差謬矣上量田之事甚重若遣不知筭法者必有錯誤卿言誠是又謂戶曹判書安純曰量田宜先擇人使之得中可也○御經筵輪對○李相發向瑞山命同知摠制金益生爲接伴使○戍戊御經筵輪對○尹鳳觀射于訓鍊觀○己亥御經筵輪對○尹鳳放鷹于城山平遣內史李貴贈黃鷹一連○刑曹啓天安人表守寶城人佛老謀殺人律該處斬從之○庚子受朝叅視事御經筵

輪對○左司諫金孝貞等上疏曰前司正高尚深以濟州京在所之薦除司贍直長臣等以謂用人國家重事但以京在所薦狀輕受東班之職則恐有冒濫之弊濟州子弟叙用之法請依宣德三年四月初十日受教授以西班遞兒職其中文吏俱能堪爲東班者考其保舉依他例叙用一禁京在之薦以重銓選之法收還尚深之職以杜冒濫不允○大司憲趙啓生等上疏曰人材國家之先務學校人材之本源學校不修則人材何自而興乎是以古先哲王莫不以此爲重漢明帝臨雍拜老以興永平之化唐太宗增廣生員以成貞觀之治此明効大驗也今我聖上崇重師儒表章經典既設成均又置學堂拳拳以興學養賢爲念其所以培養人材扶持治道者至矣然成均赴學生員之額常不過數十人雖有司每加考察辭避不赴學者常多比年殿數尤少國學陵夷誠可慮也臣等未知其由反覆籌之豪富之子先驅於射御之場寒門之士日入於成衆之官居齋挾冊者十常一二不寧惟是允爲生員者不問教訓之能否並授教導之職又於試年不考圓點皆許赴試故爭相請謁僥倖除職甫及赴任多端托故隨即辭免又奸權門加受資級赴任之後亦復如前不數年間遷至五六品者容或有之且年滿

四十者教導差下會有教旨而爲教導者妄冒年齒受官職者亦或之彼皆不以教養爲念而以冒進爲急心術先毀非徒無益於國家反以開官爵之濫良可歎也伏望 殿下特命倅司擇年滿五十可爲師儒者除授教導年未滿五十者勿許並差督令赴學每當試年滿會經教導者必考圓點方許赴試則人無倖爵之心日懷赴學之志經明行修入材輩出矣伏望 聖裁施行命下吏曹與政府諸曹同議僉曰不可○以吳陞爲工曹判書金孝孫刑曹叅判元胤中軍摠制趙慕左軍同知摠制金文卿司直金雨霖尹良平李恭金孟雲宋有良副司直李崇道司正金貴林高山壽金忠金致山趙乙生副司正文卿等十二人皆尹鳳請也○李相求銅盂頭目尹全求三刀子一部大鐵箭五根皆與之○辛丑御經筵輪對○尹鳳遣頭目祭于判書成達生之母○壬寅御經筵輪對○傳旨京畿黃海江原道監司侍衛牌除番上悉令捕進獻海青○遣內史李貴贈別贍于尹鳳○癸卯尹鳳詣闕謝除族人職 上迎入思政殿設溫斟宴贈以毛衣○甲辰御經筵輪對○遣內史李貴贈生贍于尹鳳○戶曹各道田地勿分陳墾並皆打量成籍其久陳田則別行打量續成丈籍若所掌田多未能獨量者報于監

司以近官守令及曾令習筭顯秩六品以上者寧爲委官與差使負分道打量敬差官常往來考察務令得中以便民生其不公打量者及鄉吏佃人不悉指導故使脫漏以圖後利者依六典二品以上申聞論罪四品以下直斷施行若敬差官打量失中偏見作弊者監司身親考察申聞治罪從之○乙巳御經筵輪對○上謂承政院曰今年量田除京畿先行黃海道何如知申事鄭欽之右代言許誠對曰使臣支待京畿與黃海道無異且黃海頗有水灾京畿則小稔請姑除黃海先行京畿傳旨伴送使盧閔進獻使洪師錫卿等告使臣云欲及期進鷹督令發遣是殿下誠意也今欲以本國護送軍陪使臣入歸使臣若曰待遼東迎逢軍入歸則卿又曰以鷹子久會一處恐或生病况進獻使受命以來不宜久留中道義當先歸進獻使臣若許則疾速赴京如不肯則勿說○尹鳳求胡琴一張犬服弓鞬各二李相求造笠白草三箭皆命給之頭目等求索之物不可勝記○九州巡撫使平常嘉致書禮曹曰正月己亥我國王殿下義持薨無守器弟即位國事併委于一二老臣我國與貴國交接有自來矣小臣亦私通好於下執事故馳一介以報焉凡同盟則吉凶必告春秋之例也想貴國亦不失相恤之義也夫爲

生靈拯苦海之溺爲義天之梯無若浮屠氏之功德其說雖多而大般
若經爲最前已求之不許今切欲之倘獲一部披閱以祈先王之冥福
則非翹臣等折歛齒而先王之靈亦必爲貴國結草仍獻土物荅書云
諭及大般若經貴國諸鎮求去殆盡姑將正布一百四十匹就付回价
石見州藤觀心遣人獻土物回賜正布一百四匹○丙午視事○傳旨
工曹用松木燔瓦未可也自今各官納瓦窯之木勿用松木○上謂代
言等曰使臣所賣段子品惡而價高市人貿易者皆不欲之和賣實難
其語迎接都監傳語使臣蓋使臣所欲無窮難以應之也○御經筵輪
對○命藏太宗恭定大王元敬王后喪葬儀軌于忠州史庫○丁未
御經筵輪對○禮曹啓赴京一使之行只定譯語二人如或一人有故
或押領方物各行則任使傳語兩皆不足請加定譯語打角夫一人以
爲恒式從之○賜順平君母棺槨及米豆并二十石紙七十卷○戊申
親傳齊陵朔祭香祝○御經筵○尹鳳往韓氏之弟○接伴使金益生
狀啓李相請陞本鄉瑞山爲牧官傳旨益生曰李相若更說陞號之事
荅云大抵各官以邑之大小地之形勢科等稱號我國定法啓達爲難
李相若援尹鳳瑞興陞號爲說則荅云瑞興元是大邑地廣民稠宜爲

都護府故陞之○左衛門大郎遣人請還被留妙善等十人仍獻土物
命還所論人口回賜正布一百六十匹○己酉御經筵輪對○親傳朔
祭香祝○尹鳳放鷹于東郊遣內史李貴賚內餧魚肉往慰之○賜別
膳于讓寧大君禔○刑曹啓濟州人私奴一同與其妻泥乙望縊殺前
夫之子鄭伸道又泥乙胡看十歲女癩疾聞官徙癩者于海濱率其女到
海岸擠之其女攀手哀號強擠之墮岸死請依律杖泥乙望六十贖徒
一年斬一同從之○九月庚戌朔流星出河鼓東入天田南狀如拳色
白尾長五六尺○受朝視事 上謂左右曰聞早霜黃豆未熟然乎戶
曹判書安純對曰晚種黃豆或有未熟若其早種者已熟矣○大司憲
趙啓生等啓古之儒者著麻鞋把冊徒步遜志力學今則不然生貪生
徒等以挾冊徒行為恥率皆騎馬令僕隸挾冊朝往夕還因此心志驕
傲向學之心不專國學虛疎請禁騎馬抑其心志俾專學業 上曰予
亦聞學生率奴騎馬殊異乎古之學者然立法以禁馬無乃過乎若師
弟之間犯馬違禮者禁之可也然無古例也其下禮曹擬議 上曰內
侍別監賚宣醞詣兩府以上會處兩府以上祇迎以入至開宴不與之
坐殊無敬使臣之禮春秋之法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孔子尊君折

臣之義至矣此等之禮令禮曹詳定以啓○御經筵輪對○司憲府啓
妓小婢曾入壽康宮者也今李宏之子副司正明仁作妾事覽明仁宗
室之裔而敢以侍女妾乞收職牒囚鞠之上曰小婢以絃歌得入
非近侍者也其後太宗命許嫁入予亦許之然明仁之娶此女其罪匪
輕遂下義禁府鞫之收明仁職牒小婢從本定役○傳旨禮曹允撰集
文書雖與衆共議猶難也今禮曹檢詳一員將各司受教條件修改文
辭別爲一書其受教本意及可爲後法與否必未能悉知而詳載之自
今除修改撰集唯於謄錄詳悉記載○兵曹啓捉虎甲士及吹螺赤請
依加設三軍甲士近仗防牌攝隊長隊副例捉虎仍元額八十加十每
一番三十吹螺赤五十加二十五分三番侍衛吹螺赤則慶尚忠清黃
海平安道各六京畿全羅江原咸吉道各四令都節制使擇取家產有
實堪爲侍衛者以遣本曹更試差下從之○辛亥御經筵輪對○贈石
燈盞四事于尹鳳○遣宣慰使同知撫制宋希羨于瑞山○壬子太自
書見○御經筵輪對○刑曹啓青松人良女加伊少時奸私奴夫金有
子官以良賤相婚離異今嫁倭奴孫多加伊與夫金及隣人李乃斤乃
共殺孫多加伊律該凌遲處死然初被官威舍有子夫而嫁倭奴未可

與淫恣殺夫者例論請比律處絞并斬夫金絞乃斤乃命減加伊一等
餘依所啓○癸丑視事禮曹判書由商啓許稠言凶禮不可啓故喪葬
儀軌未成久矣 太祖之喪倉卒未備者頗多轎車之制大難出城門
至定安王妃之喪依 太祖喪禮而損益之然亦未備 恭靖王之喪
又倣 王妃喪禮而損益之然王及王妃之禮不同大略則相因而備
之也及我 太宗之喪所行之禮多不合古制故因而修改以成一代
之典禮 上曰凶禮不啓何據而說歟商曰許稠言之 上曰必有見
處然儀軌非但行之一時實萬世通行之制也 太宗喪葬之禮當載
其時已行之實其不合古制者可改正追錄之○御經筵輪對○大司
憲趙啓生等上疏曰李明仁其父宏曾犯不孝見削勲裔及至其身不
籍忠義衛已爲明時之不齒矣 聖上第以宗室之故除拜官職其乾
坤再造之恩至矣爲明仁者當鑑先父之惡每思自新之慮悚然畏懼
措身無地竭力效忠仰報 聖上罔極之恩若不暇也念不及此忘義
貪色潛奸小婢以爲己妾夫小婢者縱非近幸曾入 太宗宮眾所共
聞雖已許嫁在他臣子尚且不忍况此明仁宗室子弟而安然率居恣
行淫慾罪誠不細俯從寬典只收職牒臣等竊謂有罪之人不繩以法

則豈特明仁之無戒恐後來之徒亦無懲惡之鑑矣伏望依律科罪竊
逐于外以嚴王法命外方付處○左司諫金孝貞等上疏曰臣等竊謂
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然後裕國足民之道得矣是以國家曾量土
田勒成載籍分三品定其四標隱占兼并之弊由茲以絕然量田已久
或荒或墾且生齒日繁開墾浸廣每當踏驗損實之時率以眼量審之
頗有輕重之失非細故也我殿下灼知是弊於京畿忠清全羅江原
等道將遣敎差改量以正之誠今日之急務也臣等以謂量田大事也
小有失中則豈特一時之害將貽少民永世之怨不可不慮也竊聞已
已年間量田之時各於一方並遣使副使判官共議量之今若獨遣敎
差一人各授方面而無與議者則失中之處誰其正之伏望殿下令
倅司精簡曾經顯秩諳練之士每一處遣敎差二人方其始量之時同
議以示例又從而互相糾摘同議施行則庶無差誤失中之弊矣伏惟
睿裁今京畿雖云豐稔近因水旱連歲不登供役之煩又倍他道姑停
今年量田下吏曹○放韓洪○遣內史李貴贈別贍尹鳳○甲寅
御經筵輪對○左司諫金孝貞等上疏曰李明仁其父宏犯罪削籍忠
義衛殿下但念宗親之義授以官爵恩至渥也爲明仁者固宜謹慎

以蓋前人之愆敢肆情慾乃奸小婢小婢曾入太宗宮雖非近幸爲人臣者不忍相犯明仁以宗室之裔暫不畏忌安然作妾當初奸之日安知非近幸之人乎原其情則罪莫大焉憲府具疏申請殿上尚不加罪只黜于外甘於情法實有未協伏望殿下依憲司之請按律科罪以懲其惡不允○司憲府啓趙萬安嘗為交河縣監濫用米穀一百六十餘石又以官米換鹽抑賣民間多收雜穀又以油鐵紙筆等物抽歛民戶用之又以閑田及官家材木給高得宗之奴謀換良馬其藉公營私暴歛傷民莫此爲甚雖經赦宥未可治罪請徵濫用米穀及贈人雜物從之○乙卯熒惑入軒轅○大霧不辨人物○上率世子及百官拜賀千秋箋搃制李恪賚行賜恪衣笠靴○命停今年大閱○丙辰雷○御經筵輪對○召左議政黃喜右議政孟思誠等議曰謝恩副使成槩在京師聞母喪處之何如則可喜等曰槩若未聞喪則今去李恪但請病劇勿語已逝若已聞發哀則甚處變事依古制行之可也上从之逐傳教于曰槩若不朝見進表箋則依古制著吉服隨例而行五月一朝及宴享等事稱疾勿參拜辭之日亦以吉服隨例而行在館舍則著衰服屏坐勿出入赴京後遭母喪之意令通事微達禮部古制則儀禮經典

通解曰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遣內史金淳吊李相繼母之喪贈米豆共三十石紙一百卷及櫟○丁巳親傳翼祖忌辰祭香祝○視事上曰遼東入歸通使馳報趙府殿下叛稱皇帝住南京以曩日盡抄遼東軍觀之果然矣然未可的知不宜使尹鳳知之故曾令代言等勿露此言昔漢府殿下叛潛師以伐不如今日之急趙府則賢名素聞今若信叛必不輕動矣向者尹鳳告予曰歲丙午帝使內史田獵侵擾民間御史入奏曰人主不食野獸請毋使內史獵之使其驕恣帝怒曰爾使我勿食野獸是野獸便於汝也即投畀猛豹咥斃之不死更斬之鳳之意以爲帝非枉殺諫臣御史自取之也○上謂代言等曰尹鳳率爾告予曰洪熙皇帝及今皇帝皆好戲事洪熙嘗聞安雨叛終夜不寐甚無膽氣之主也知申事鄭欽之對曰尹鳳謂予曰洪熙沉于酒色聽政無時百官莫知早暮今皇帝燕于宮中長作雜戲求樂皇帝雖有失節之事然勤於聽政有威可畏鳳常慕太宗皇帝意以今皇帝爲不足矣上曰人主興居無節豈美事乎○判府事許稠啟小學乃格致誠正之本學者之先務也今板刻字缺未得印看學者病焉請下臣所曾進集成小學于鑄字

所印之從之○禮曹判書申商啓請加上箕子尊號書于碑 上曰我
國安得加上尊號但以箕子碑書之可也卿等更議○戊午命知申事
鄭欽之邀尹鳳設溫斟宴于思政殿贈交綺廣紬各二匹○尹鳳求馬
轎等物皆給之○辛酉視事贊成權軫啓藥山城修築便否令政府六
曹及曾經其道之任者共議臣亦嘗爲其道監司未能審其要害險阻
之何如曾經其道之任者必皆如臣請擇宰相審視然後定議 上然
之命知申事鄭欽之語左議政黃喜曰卿擇宰相一人偕往觀之○右
代言許誠啓李相今遭繼母喪飲酒食肉無異平日惡其弟達不食肉
撻而勸之方踞床其父過行安坐不起其言語動靜不類於人且曰吾
掌刑人之任刑人殺人我不畏忌 上曰以刑殺人自誇甚無狀者也
○判府事卞季良啓人君喪葬儀軌萬世之所鑑也 恭定大王喪葬
儀軌云棺槨松木無白邊黃腸安有無白邊之松乎後世信之必欲得
無白邊之松不亦難乎 上然之今與許稠共議改正○御經筵輪對
○傳旨戶曹自今京外無族屬寄食他家九十歲以上者其給四節衣
及朔料○司憲府上疏曰自今各品伴人令兵曹成籍一以藏諸本府
以憑後考改差之時亦必移文本府考其當否然後改差若有外方差

送之事則必授差貼遣之如或濫行作弊守令考其差貼無者隨即科
罪且於宗親伴人適兒授職時亦必考差牒方許除授出謝之際又考
差貼如此則阿附之徒自絕而冒濫之漸永息矣伏望聖裁施行○
壬戌御經筵輪對○接伴使盧閔馳報昌盛回自遼東云安州平壤黃
州留後司外亥令設宴○遣宣慰使雲城君朴從愚于平壤○命余李
相族人李春李龍等船軍役○癸亥親傳望祭香祝○祝事御經筵輪
對○尹鳳進段子二匹紗一匹中宮段子紗各一匹東宮段子二匹
回贈麻布二十八匹苧布九匹○詳定所提調李稷黃喜卞季良許稠
申商趙啓生鄭招等議啓禮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
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於他
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臣等竊詳庶
子雖爲大夫已不得祭宗子越在他國無子祭之以宗子之命其尊祖
敬宗之嚴如此無次子立廟之文然而事有難處禮從而變若長子長
孫殘劣霍居人家雖有宗人相助終不得立祠堂者許令次子立之其
長子長孫今雖單弱無依終可立祠堂者次子依經濟六典不能立廟
者例擇淨室一間以奉神主待長子長孫立祠堂奉還神主自餘長子

長孫雖廢疾者苟有宅舍皆立祠堂至祭時令次子代行依文公家禮
祭初就位參神休於他所祭終復位辭神且國俗無大宗之制乞依
朱文公家禮大宗小宗圖惟曾祖之長子孫爲宗營祠堂立神主行祭
同曾祖衆子孫詣其家與執事以物相助其有相去遠而不能與祭則
依文公家禮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祭畢焚之又議二室並祔
之禮稷稠商啓生等以爲謹按禮喪服小記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
則祔於親者此言祔廟之禮三人或有二繼也親者謂舅所生母也唐
韋公肅曰前娶後繼並是正嫡則偕祔之義於禮無嫌朱文公家禮卒
哭明日而祔註云母喪祖妣二人以上則以親者祔臣等竊詳天子諸
侯嫡配嬪媵名分甚嚴嫡配遭喪之後嬪媵雖以寵幸進位中壝乃前
日名分已定之人也傳所謂並后二嫡亂之本也或有繼世之君出自
庶孽欲尊其母加以尊號先儒所謂反卑其父者也至於大夫於禮得
再娶韋公肅所謂前娶後繼並是正嫡者不可一尊一卑也古禮祖姑
有三入者豈不以比歟乞依古禮二人以上並祔李良以爲三代之時
一帝一后而已自漢以後乃有前娶後繼皆嫡始微終顯皆嫡也之論
肆爲邪說而莫之禁大宋元豐年間有引古人祖姑三人則附於親者

之文繼爲邪議而用之者至有以二后三后並祔之說焉臣竊謂三代之制最爲得正後世儒者乃有推尊時君之母之心援引古今傳會經傳以飾其說者不可勝言臣伏覩聖上出自宸衷特下明旨以一室祔廟二室三室祭享處命臣等擬議是蓋足以破千古儒臣之諂媚鄙陋若其二室三室祭享處則其所生子設位致祭何如命召喜恩誠李良稠商招等更議喜季良商等又議士大夫祭四代之禮以爲宜從元典之制思誠稠招等以爲宜從朝廷之制命季良招各述其意招曰有問於程子曰今人不祭高祖如何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是朱文公家禮云爲四龕高祖居西曾祖次之祖次之父次之大明公侯品官之家祀先圖列高曾祖禰四位本朝立六品以上祭三代七品以下祭二代庶人只祭考妣之法若父爲六品以上得祭三代身沒之後其子無職只祭父母當撤去曾祖與祖神主及後日除授六品復作神主勢有難處一從朝廷之制季良曰大抵儀禮制法自天子至於庶人須有等差此出於天理之本然非私智邪說所得而撓也朱子傳中庸脩其祖廟之章以爲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或

問朱子官師一廟只祭父母更不及祖母乃不近人情曰位卑澤淺其理自當如此實天下古今之大典今朝廷之制品官祭四代庶民祭三代亦未嘗以品官混於庶人也然其制與古不合本朝時享之禮最得事理之正人情之宜不可得而變也若以父死子繼被黜復爵之際等論疎濶尤甚蓋立法于其常而不于其變天下萬事皆然何獨至於神主之作撤而疑之哉正所謂一笑而揮之者不必深辨也唯朱子論程子之說爲得祭祀本意者不可不究其旨然程子冬至始祖立春先祖之祭朱子已議其僭且謂未見祭及高祖之文則所謂得本意者特論其理耳其與位卑澤淺理當如此云者自相矛盾故先儒謂朱子之言一說其分一說其理正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古人廟制自有降殺祭祀之禮亦必如之豈可謂廟雖有等祭則無差也哉古人之意其不出此也決矣又况皆不及高曾更不及祖之說章章明甚乎恭惟太宗四十年之成憲實爲有據且以事理論之彼庶人雖使之祭四代其能然乎設有不能又從而刑之可乎若曰庶人雖不能行姑立此法以示來世則亦非以信待人之道也况欲從家禮則又與朝廷之制不同一依祖宗成憲無有變更命文臣四品以上會議從季良之議者多

從招之議者四五人而已○乙丑太白晝見○受朝參○丙寅視事上曰量田之事最難近日令敬差官等就郊外試之一田而所見各異大抵量田者欲以正負結之數也號爲精算者尚如此況以餘人分遣諸道則輕重必不如一矣右議政孟思誠對曰歲乙酉量田之時擇其能筭者預習試驗然後分遣諸道猶且輕重失中至今爲患臣以爲選精於算法明於田制者今年量一道明年又量一道及至八年八道皆畢事不遽而打量得中矣上然之曰卿等更議以聞○吏曹叅判鄭招啓古者入臣進見於君出入必拜今也朝啓輪對及拜辭時但伏地而已無拜禮請叅酌以定上曰君前臣拜雖是古禮然不亦煩乎允禮貴乎簡不害於義則從俗可也且我國之禮未能盡合古制豈獨此禮必行古制乎判府事許稠曰臣之見君不可無禮度請今朝啓入叅者四拜後乃入上曰太宗於受朝之日仍視事再三試之而除朝啓禮度卿等更議之○知申事鄭欽之放昌盛還自遼東多賚段子而來雖使商賈換易布已罄盡殆不能當上曰使商賈易之不足則昌盛必怒曰何如此其難也將應之曰送人于市自易之可也○輪對○命贊成權軫判書安純右代言許誠等迎昌盛于洪濟院亭○王世子

讀尚書畢師黃喜傳孟思誠左賓客李孟畊右賓客鄭招右副賓客申
檣等啓請每日熟讀集註十張三遍輔德以下侍講貳師卞季良左副
賓客尹淮啓請每日讀集註五張一遍畫講則輔德以下侍講讀至六
遍上從喜等議○丁卯幸大平館宴昌盛○戊辰上林園啓本院所
植梨柿之實甚多命減今歲各官所貢梨柿之半○己巳三使臣出遊
露渡命左副代言鄭淵賚內驅魚肉等物往慰之○禮曹啓咸吉道釋
王寺自太祖潛邸時稱爲願刹重新營構屬田一百結又給羅漢十
王齋位田各五十結請依他寺社例革羅漢十王齋位田從之○庚午
慶尚道監司報善山人私奴龍金久患瘧疾妻權莊傭身奉養一日虎
噬其夫而去權莊執其脰叫號隨至六十步許虎乃棄去龍金死權莊
抱屍痛哭三日乃葬○石城宗金遣人獻土物回賜正布六十七匹○
辛未尹鳳旼昌盛杖迎接都監錄事金純禮○壬申月入軒轅○傳旨
禮曹尹鳳求鏤鑠李相求皮衣其速造給上海慮昌盛饋貨無厭是
日盛見代言金褚忿恚曰殿下何不聽吾言令頭目執迎接都監官
柳佃欲杖之不果○癸卯視事上謂戶曹判書安純曰嘗聞古者一
人巡行四方量田欲令四方如一也今使習筭者三人量郊外田所見

各異且今節晚姑試一二道何如純對曰三人所量不甚相遠且熟算
法者四十餘人請今年量京畿全羅兩道上曰京畿則勞於支待使
臣先量江原全羅兩道可也○上謂卞季良曰大夫士兩妻附廟之議
卿以爲不可何也季良對曰大夫士於禮無二妻若其死亡失德則不得已而改之所以重宗祀也生旣不得畜二妻於一室死豈可並祔二
妻於祖宗之廟乎臣故以爲未可也上曰卿之此言以義理言之耳若
有古制則豈可不並祔乎天子諸侯則禮無二嫡先後既薨後妃之子
立雖欲尊母而祔廟不可得也若大夫士之禮與天子諸侯異雖有故
改娶既有二嫡之禮何不並祔乎古文有曰並祔妾族妾族猶祔况先
後妻乎李良曰臣未嘗考士大夫之禮然竊料仁宗皇帝後妃出也仁宗
以嫡母無後先薨欲尊所生母以祔母其時臣子雜採古禮遂祔之始
瀆亂古制持有諍之以爲不可者此眞忠臣也若以爲大夫士有二妻
並祔之禮則臣恐後世以爲臣子尚有二妻並祔之禮况人主乎援以
爲證將有如仁宗之尊母者矣立法一變末流不可遏也上曰卿言
末流難制此語甚善然議禮制度聖人之事士大夫二妻並祔之禮若
是周公所制則豈可變易乎命詳定所及集賢殿稽古制以聞○輪對

○命內史李貴贈別膳于三使臣○傳旨兵曹今改定各品伴人之數
大君二十諸王子十封君宗親七元尹三尚公主駙馬十翁主駙馬七
左右議政功臣諸_士十時散二品以上五集賢殿副提學以上三並給
差牒京外有役者及數外冒受者依在前受敎糾察○命還給李彬
屬公牛峯田及奴婢四口于彬妻奴婢限生前使之因尹鳳之請也○
一岐州小大郎家次致書禮曹謝賜印子仍獻土物回賜正布四十六
匹○昌盛求燭臺矢服弓鞬等物給之○傳旨兵曹三品以下賤妻子
及雜色補充軍去官爲隊長隊副者並取才限品叙用○工曹啓各司
祥物出納之際姦狡之徒謀利瞞官移易鎰銖官貟務劇眩於術中以
致出納不均請自今京市署每當春秋平校斗斛之時並校各司稱子
如有用謀者隨即治罪從之○甲戌御經筵講至曹參世家論叅待人且
曰自古新進之儒好爲紛更變亂成憲者頗多檢討官偰宿啓曰宋神
宗時王安石好變法亦新進之士也○李相出遊露渡泛舟泝流至楊
花渡而還○李相求白紬四十尺銅湯灌一昌盛求梓牛皮一張頭目
張信求矢服一部雷勑求弓鞬矢服各一部昌海求大鐵箭六箇皆給
之○兵曹啓新自丁巳與平民例論許屬侍衛牌請依他侍衛牌例并

甲士取才從之○乙亥遣知申事鄭欽之間安丁三使臣仍贈毛冠貂
裘及衣一襲護膝靴套苧麻布各二十匹滿花方席及寢席各六張人
參三十斤石燈盞一事指揮張勇百戶史貴禩杖衣靴套及麻布四匹
頭目裴敬等三十二人衣靴及苧麻布各二匹福往等六人麻布二匹
李相進燒羅綿二床段子八匹紅綾二匹 東宮及嬪宮各自白毛子一
匹段子三匹綾一匹回贈苧布三十七匹麻布三十九匹○遣內史金
龍奇贈別膳于三使臣○咸吉道都節制使報今聞里麻大住兀狄哈
阿里多看及深處兀狄哈并七姓兀狄哈二百餘名欲來寇慶源即令
鎮撫千戶領吉州軍馬四百赴慶源府臣亦領北青端川軍馬各一百
五十星夜行兵○丙子視事御經筵輪對○頭目賈樞子及黑孤自鴈
先叢行孤鴈尹鳳所求也○左司諫金孝貞等上疏曰順城君謹居京
城享爵祿固已不可曾與憲府累次上疏請黜于外未蒙俞允尚爲憤
懥今又令扈駕尤增失望乞收是命以慰臣等之望不允○命給白米
十石造米大豆各二十石于尹鳳瑞興本家○兵曹啓國家之治亂本
於禮風俗之美惡係於習赤子之啼無有五方其聲一也及其長也言
語不通飲食不同者無他所習然也况軍士不得已用於危迫死生之

地若不素定禮則或生橫恣之心雖有智將安能濟大事乎謹按宋制
藝祖深鑑唐末五代之弊既平諸國聚勁兵於京師躬定軍制紀律詳
盡又峻其等級相犯之刑以絕犯上之心真宗以後司馬光奏請申嚴
階級之制其略曰治軍無禮則威嚴不行禮者何上下之分是也唐自
肅代以降務行姑息之政藩鎮跋扈士卒驕橫上陵下替以至五代天
下大亂生民塗炭祖宗受天景命知天下之亂生於無禮乃立軍前之
制曰一階一級敢有違犯罪至於死等衰相承粲然有序若身之使臂
臂之使指莫敢不從故能東征西伐削平海內近世以來中外主兵之
官不識大體好為施惠以溢虛名軍中有犯階級者務行寬貸遂使行伍
之間驕恣悖慢寢不可制臣聞聖王刑期於無刑今乃寬貸犯階級之
人雖活一人之命殊不知軍法不立漸成陵替之風則所係皆億兆之
命也本朝元六品內洪武二十八年二月日三軍府受判軍事以嚴爲
重階級之間不相犯然後可以上能出命下能服役事功以成當令各衛
上將軍以下勿論彼我衛領自上而下一位嚴於一位不相陵犯不敢
並立路上相逢卑者先下馬隔一位高者下馬不下馬任意違者治罪
永樂元年十一月日司憲府申軍令以嚴爲重而禮爲之主宰者也

是以前朝盛時重房之禮自上將至隊正尊卑之等粲然有序雖處於平常無事之日一有違禮即加重責養威有素使畏之如神明毋或干犯者欲於臨敵危急之際輕生重義不敢違令也今府衛之兵盛於前朝而府衛之禮略於前朝爲府兵者徒尚驍勇未知禮節或與長官抗衡陵冒無所忌憚其於養威之道何臣等竊恐不教之以禮則縱使擊賊曾不畏威心不用命矣願令承樞府一依前朝重房規式去丙戌年府院君李稷以司馬溫公軍士階級之疏上書申請太宗遂命復立護軍房自此武班階級之禮無有犯者焉後至庚子年兵曹以護軍房爲前朝弊法啓聞革之遂使大小軍士不行階級之禮非唯階級相犯至於惡言罵詈陵辱甚矣如有危急雖嚴號令其能聽從乎縱不能盡行宋朝之刑其可寬假以成陵替之風乎此而不替習以爲常則雖日刑一人不可猝變矣孔子曰勇而無禮則亂也如此則無制之兵雖有一億萬之衆實非國家之利也在明時則已矣後日之弊未可知也書曰政由俗革伏望殿下居安思危修明軍政一依元典復立護軍房以主之申明階級之禮以成風俗命政府諸曹同議以聞○刑曹啓晉州人金禾殺其父律該凌遲處死從之既而嘆曰婦之殺夫奴之殺主容

或有之今乃有殺父者此必予否德所致也判府事許稠啓臣年已踰六
旬粗知五十年事未有如此者臣願以下犯上者必嚴其罪上曰卿
每言嚴上下之分予聞而嘉之今有此事卿言果驗矣然加減律文予
以爲不可稠對曰如此之事固宜因時赦弊啓事者出上謂代言等
曰許稠之言甚善今日金禾之變足驗矣代言等曰如此陵上之罪不
可不懲然於律文加等爲難○丁丑御經筵輪對○贈尹鳳燒年一○
以李順蒙爲左軍都摠制朴實中軍都摠制沈道源右軍同知摠制趙
從生左軍同知摠制崔士儀戶曹叅判韓惠禮曹叅判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四十一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四十二

軒

冬十月己卯朔 上率世子及百官拜賀正表 箋使柳殷之副使沈道
源奉表箒以行賜殷之等毛冠衣靴及藥○差僉知司譯院事仇敬夫
管押被虜唐人彭表等二名解送遼東○御經筵○中宮餞韓內于慶
會樓下○贈昌盛大狗三隻○庚辰幸大平館餞三使臣○薦師錢大
平等二十人奉進獻自鷹騎過持平文承祚承祚令臺卒曳下自鷹驚
命承祚就第○辛巳御經筵 上嘗聞晉州人金禾弑父之事顰然失
色乃至自責遂召群臣議所以敦孝悌厚風俗之方判府事卞季良曰
請廣布孝行錄等書使閭巷小民尋常讀誦使之駸駸然入於孝悌禮
義之場至是 上謂直提學饒宿曰今俗薄惡至有子不子者思欲刊
行孝行錄以曉愚民此雖非救弊之急務然實是教化所先宜因舊撰
二十四孝又增二十餘孝前朝及三國時孝行特異者亦皆裒集撰成
一書集賢殿其主之循對曰孝乃百行之原今撰此書使人人都知之
甚善若高麗史莊之春秋館外人不得考閱請令春秋館抄錄以送即
命春秋館抄之○三使臣詣闕辭 上迎入勤政殿行茶禮頭目指揮
張勇等十人陞殿階上再拜辭 上立受之○左司諫金孝貞等上疏

曰今見兵曹各品伴人定數之文順成君證亦在賜伴人之列臣等以爲證之父讓寧大君禔得罪君父見絕 宗社證之不得齒於宗親審矣本院與憲府累上封章請黜于外未蒙俞音尚切憤悶今又賜伴七人使之隨從甚爲不可伏望 殿下俯思公義亟收是命以副臣民之望不允○大司憲趙啓生等上疏曰讓寧大君禔得罪君父義絕宗社其子證非他宗親之例不宜在京 聖上特以友愛至情請許留京中歲在丙午政府勲臣六曹臺諫再三申請未蒙俞允一國臣民莫不憤激今又比諸宗親賜伴七人臣等竊謂父既得罪竄逐于外而子在京城出入禁闈已違防微杜漸之義又賜伴人以開交結之路以成羽翼之黨非唯失今日保全之計抑亦非萬世宗社之慮也伏望 殿下命除伴人以杜其漸以副輿望不允○執義安崇善等又上疏曰讓寧大君禔曾居儲位恣行不義得罪宗社見竄于外苟有入心則固當小心畏懼常懷保全之計仰荅生成之德固有悛心每逞不道以干邦憲其反側難信也無疑矣其子證在京出入宮禁舉國臣民莫不危懼豈圖今日又賜伴人以開私黨之機乎甚非 宗社生民之福也且於講武命證隨駕臣等未知必令隨駕之由也伏望 聖上勿以臣等爲迂深

留 聖慮命停隨駕勿差伴人以防履霜之漸不允○死者金城人金
儒廣州人廉龍信川人鄭同保寧人朴根先叢行赴京使臣所選也○
賜轉前判書成達生母米豆并五十石○戶曹啓前此己巳年以上量
田時三步三尺四方周回爲一負三十三步四方周回爲一結乙酉年
改量時以爲三步三尺負數於三十三步結數不准而改以三步一尺
八寸爲一負一結之數減至十二負四束因此結負之數差重請依己
巳年例三步三尺四方周回爲一負令其負數相准三十五步爲一結
量之 從之○義禁府啓軍資副正房九達娶前陵直金壽禮之女數
目以爲貌醜誣言非處女棄去律該杖六十徒一年追還完聚 從之
○壬午三使臣陪韓氏率火者鄭善金安命賚海青一連石燈蓋石十
箇回還 上錢于慕華樓進獻使摠制趙從生韓氏親兄光祿寺少卿
韓確偕行都人士文望韓氏之行歎息曰其兄韓氏爲永樂宮人竟殉
葬已可惜也今又往焉至有垂泣者時人以爲生送葬○遣右議政益
思誠禮曹判書申商知申事鄭欽之慰送使臣于碧蹄驛○以秋等講
武駕幸楊州次于楓川平○平安道監司進白雉扈從群臣進賀不受○
癸未慶尚道昌原金海漆原咸安等官地震○都摠制李順蒙竊私前

兵曹判書黃象妓妾月下逢爲象所執以掌軍節制使不及扈駕託言
枉入妻親家日晚乃至兵曹劾以闖下憲府鞫之律該杖七十命只罷職
○次于松節院○甲申夜大雨○次于過伊末屹○乙酉雨○咸吉道
監司進北青府所捕海青一連命追付進獻使之行賜監司崔蠲一表
裏府使具爰立衣一領○禮曹判書申商來問安仍啓傳曰人君敬宗
廟則自焉至今自雉呈瑞不可不賀請移文中外稱賀不允○江原道
監司進方物及酒肉○丙戌戍留○丁亥賜江原道監司崔府都事李元
根等衣○次于鐵原府多也蓋○戊子知申事鄭欽之請往抱川見母
許之仍賜酒肉○兵曹啓講武軍國重事而功臣子孫幸其免罪不長
軍法請依大閱例功臣子孫犯法者本曹隨即直斷以嚴軍令從之○
次于永平縣屈洞○己丑大霧數步不辨人○次于抱川縣每場院○
庚寅驟雨雷電○晝停于彌沙里院北平王世子來迎○賜京畿監
司柳季聞都事曹沆等衣○辛卯輪對○晉平大君璪娶軍器副正尹
璠之女○壬辰夜雷電○視事輪對御經筵○左司諫金孝貞等上疏
曰前以順成君證之事上疏申請未蒙俞允更讀天聰證之不可率伴
人審矣曩者讓寧大君禔欲以其子乳養京師達于太宗太宗曰汝

之子豈可來京其憂國慮後防微杜漸之訓至矣前此本院與憲司累次封章極陳證不可居京未得蒙允尚且缺望 殿下以親愛之情既崇爵祿又賜伴人以啓儉小私附之漸臣等竊謂其父旣得罪於宗社君父安有其子反承寵待如此其至乎此臣等所以期於得請而已也伏望 殿下思太宗之明訓念國家之公義勿給伴人以慰臣民之望不允孝貞啓臣等之疏留中不下心切憾焉 殿下旣加爵祿又賜伴七人恐因此儉小之徒乘機投隙往來造言若其有事則不能享富貴矣 上曰臺諫之疏皆以爲順成君衆所共疑旣有爵祿獨不可賜伴人乎凡事貴乎天然乃以人皆疑懼爲辭此非倭人與兀良哈何可疑懼故予旣使列於宗親而爵祿之何獨於伴人一事別之乎儉小之徒往來生事豈待伴人而後然歟且待人當以信義爾等何曲生疑意以爲國人之所疑懼者乎爾等之深思遠慮過矣孝貞與大司憲趙啓生再請之 上曰予未解惑古今異宜三代之事非今日所可言也然以周公待蔡叔觀之蔡叔之事有甚於讓寧而乃封蔡仲此實可法者也孝貞曰蔡仲賢人也周公待之宜厚證則年少而富貴已極所爲狂妄豈可比蔡仲乎若不收伴人則安知不生事而未得永享富貴

乎 上曰順成雖不如蔡仲然賜伴人細事也既加爵祿而還收伴人則物議必以順成爲不如他人也孝貞曰臣等以爲實不如他宗親也上曰聽之已悉固請不允○憲府啓前日駕幸慕華樓群臣序立閣門外兵曹叅議閔義生與判書崔閔德並肩徐行容止驕傲傍若無人請罪之 上曰義生當時動靜軒舉不類他人其性然也判書亦云方與義生共議公事何可罪之命召義生于承政院責之○癸巳雷電大雨雹○輪對御經筵○慶尚道密陽順興基川等官地震聞慶縣鳳生山雲霧晦冥雷雨山頂枯松自燒火光青赤○全羅道礪山郡震人二○甲午受朝視事刑曹啓洪州入百姓金乃斤乃闔殺妹督孫莫述律該處絞命減一等以莫述打乃斤乃之母乃斤乃爲母而殺故減之也○上謂代言等曰處女今到何處左代言金赭對曰已到安州 上曰昔黃儼陪處女而去敬畏之至如對皇后妃嬪今昌盛尹鳳李相等甚怠慢不敬處女中路遘疾盛等或在馬上撫其轎子之窓或對坐執手或請處一房彼雖內官甚無禮也代言等對曰內官無禮者莫甚於此輩○輪對御經筵○咸吉道監司崔蠲上箋謝賜表裏○前兵曹判書黃象有妓妾月下逢象方居母喪前都摠制李順蒙夜至月下逢家私